

長篇社會小說 沈心池著

夢裡

家園



沈心池著

夢裏家園

上海正氣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出版

長篇哀豔
奇情小說

夢裏家園

全書一册 實價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沈心池

校正者 周曉光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特約發行

杭州教書街
正氣書局
北京正氣書局
天津正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二山東路九號正氣書局

夢裏家園目次

- | | | |
|-----|-----------------|-----|
| 第一章 | 一對姊妹二個脾氣…………… | 一 |
| 第二章 | 父親和兒子…………… | 一八 |
| 第三章 | 一支近親…………… | 三四 |
| 第四章 | 四妹和姨娘的小糾紛…………… | 五一 |
| 第五章 | 轟炸下的一家…………… | 六七 |
| 第六章 | 他們丟下了大哥的舅子…………… | 八四 |
| 第七章 | 客裏中秋…………… | 一〇〇 |
| 第八章 | 表姊和表弟先走了…………… | 一一四 |

夢裏家園

沈心池作

第一章 一對姊妹二個脾氣

「世靜已是二十五歲的人了，碰着這樣的兵荒馬亂，他們既有這個意思，我們也樂得順水推舟，這一回戰事，保不定一二個月就可以完結，勇立這一走，也不是一二個月就能回來，世靜究竟是二十五歲的人了，一年一年的耽擱下去，一輪眼再過五年，她就是三十歲……」

世靜，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孩子，當這個蒼老的女低音說到她，她正從後園納了晚涼，悄悄的走上樓去，那個時候，大院子的住宅裏，靜悄悄的都像安息了，月影已經偏西，斜斜的從天井裏橫射到玻璃窗上，又從玻璃窗上瀉滿了一梯子。她走上半梯子，一條細長的黑影，印在窗子上，兀是像剪貼着的圖案，一絲都沒有移動，顯然，娘的話使她聽呆了，然而爹閃住了一口烟帶着咳嗆的回答，雖是這樣的大熱天，也不由使她涼了半截身子。

爹回答說：「天底下決沒有這樣便宜的事，要娶老婆，就得大禮完全，花轎迎娶，憑我這個場面，終不成把女兒偷偷的送了人。……」

「但是……這是雙方都省！」

「我寧願化個千兒八百的。」

「時局是這樣，而且世靜已經是二十五歲的人了！」

「我不管！那怕是五十二歲，我還是這個主張！」

「你這個主張，一定要姓孫的花轎迎娶，且別說姓孫的有沒有這個力量，就論眼前這個時局，何必化這些冤錢去鋪張，再說勇立這孩子，將來成家立業，不見得就低過人家去。」

「你自己的姨甥兒，那有不好之理！」

「但是……但是世靜是我親生的女兒，是我腸子裏擠出來的一塊肉，做娘，也決不會虧待她。……你……」

這話當然是娘說的，娘以下的話正多着，但是剛從一個你字開頭，爹似乎有點不耐煩了，一陣唏哩呼嚕拚命的抽煙聲，嘴裏雖不說話，可是一隻手在床板上亂彈，娘因此從這個「你」字開頭，也只得就從這個「你」字結束。

一對老夫妻，往往爲了一點極小的事情，唇槍舌劍，就會鬥起嘴來，這在世靜是見得多，聽得多，關於這許多糾紛之中，在最近幾年來，對於兒女們的事情，老爺子似乎膜不關心，他們爭執的問題，八九總離不了一個錢字。錢，在過去十年，一年收下來的租子，他們可以花個兩年，這簡直是不成問題，但是過後十年，租子就收不起了，一年的進款，就算能維持一年，老爺子愛上一箇烟，大少爺又是愛上一箇烟，一個家庭，連

上帶下，算來也有八九口，單靠這幾畝死田過日子，這就蘿菔打金鐮，愈打愈短，直到現在，二百畝田，賣了一半，而大少爺當年成親時候，掛在堂屋裏的堂名燈，那上面鮮紅奪目的一個「陳」字，如今模糊得連筆劃都認不清了。扳着指頭一算，二小姐世靜跟她姨表哥孫勇立訂婚，大約跟堂屋裏堂名燈的年代相仿無幾，現在堂名燈的顏色都褪了，二小姐從十七八歲好容易等到二十五歲，這悠長的歲月，他好像不曾聽見姓孫的來提親這句話，這一對老夫妻，對於女兒的親事，似乎也忘得一乾二淨了。

這真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一件新鮮事情，在這個年代，世靜對於自己的親事也想得淡了，這兩位老人家關在屋子裏竟悄悄的提到這件事。娘的話好像在她心裏燃起了一把火，這一把火愈燒得旺，却是愈使得她焦灼，她焦灼的是什麼？這是少女心中永遠的一個謎！但是不難想到的，當她聽到父親這些固執和倔強的話，好比在烈火之上潑下了一盆冷水，她恨不得一步跨上樓梯，衝進房去，幫娘說上一句話，然而這一句話永遠留在心裏，決不能溜出口來的，二小姐真的太苦悶了，苦悶得近於要發瘋。她一隻手掩住了赤熱的臉，一隻手扶住了梯子欄干，老是壓制住這個快要爆裂的心，但是身體由不得她作主；剪貼在窗子上圖案般的黑影，現在不再是圖案，却成了抖動的電影了。

就是這樣，她顫抖着身體輕輕的走上樓去。對着梯子，就是父親的房間，房門是虛掩着，大約天氣熱，沒有點上燈，倒是從門縫裏橫漏出幾條雪白的月光，印在樓板上，顯得很冷靜的樣子，房裏的談話中斷以後，並沒有接上，娘屏住聲息，似乎等待着橫在

欄上的父親抽完這筒烟，因此房外靜，房內也靜，什麼都靜，世靜的心只管往下沉，她鼓不起勇氣向房內走，顯得很膽怯，足尖點住了樓板，輕輕地，轉過梯子欄干，向走馬堂樓這一邊走去。

姓陳的在過去似乎有過這樣光榮的一頁，四合院子的大住宅，在朦朧的月光裏，只覺得沉默和衰老，但是沉默和衰老的反面；牠曾經也活潑和熱鬧過呢！走馬堂樓上一排雕花的螞殼窗，細方格子裏嵌着雪白的螞殼；如今螞殼都剝落了，代替着一張張焦黃的棉紙，補了螞殼的缺，然而這許多糊上棉紙的窗格子裏，還是跟螞殼走上了同樣的命運，經年累月，不說風吹雨打都給弄毀了，就是有幾處完好的，也被世靜的弟妹輩戳上了無數的指洞，一個一個，密層層地，活像是蜂窩，世靜看見這個就生氣，她老是這樣想，當初造屋的人簡直太笨，何不配上幾塊玻璃，又明朗，又漂亮，但是當初她太爺建造這屋的時候，決不揣想得出的，是不是和現在一個樣子，正如估計她自己的年齡一樣，十五歲和二十五歲之比，究竟是大不相同了。

光陰就是這麼回事，當初看得太新，現在往往就會看得太舊。世靜看不見當年太爺完成這屋的時候，曾經費過多少的心血，博過多少人的讚美，她現在所感到的，就是這一點子不滿，不論什麼物，對於人，甚至對於自己，心裏老存着一個彆扭，尤其剛才聽她媽上馬堂樓上，觸目就看見平素最討厭而現在愈弄愈糟的紙糊木格窗，一個一個黃

蜂窩，一條一條破紙片，心裏又禁不住想起換上幾塊玻璃就好，往日這樣想過，也就想過了，但是今晚心裏太不痛快，感觸特別多，想到換上玻璃就好，又想到這窗框子太舊太不合時，換了上去，也未必一定見得好，要不重新改裝，不然勉強湊上幾塊玻璃，保不定就像一個老態龍鍾的婦人，抹了一嘴口紅，更顯得不調和了。世靜今晚的敏感特別快，想到物，想到人，現在又想到自己身上來了，她心裏永遠就是這一點子蹩扭，她今年二十五歲，終不成跟這破窗子一樣？爺娘不給她想一點法子。

一種無處伸訴的痛苦，最容易使人發生一連串的幻想，這許多幻想，一個毀滅，一個又跟着生長，這樣連綿不斷的，老是在腦子裏打轉，一條長長的走馬堂樓，快將走完了，照說，她該向左轉，從走馬堂樓穿過一個小耳房，才是她的臥房，然而她想出了神，走溜了腳，該向左轉的不轉，不該右轉的她却偏右轉了，這一轉，是走到一處頗有一點月包朦朧的地方，這裏是東房，一樣是長廊和破碎支離的木格窗，不過窗子都打開了，窗外是塊石板砌成的大天井，牆角裏的花台上，種着一株高過屋簷的薔薇樹，薔薇花早在四月開過去了。現在留下密密叢叢的綠葉，月亮正巧從樹葉隙裏射進來，印在牆上，印在樓板上，粗粗細細的，好像織着一個無線的網，這個不但網住了牆壁和樓板，而且還網住了一個人，這個人伏在窗口上，穿着一件緊身的青湖綢小馬甲，露出兩條雪白的胳膊，頭髮直披到肩上，當世靜悄悄的走過去，一脚踏在樓板的合縫上，咯吱一聲，那人轉過臉來，驚慌地：

「是誰！」

「碧螺！是你……」

「可不是我！你……你二小姐……」那人雙臂交又在胸前，兩手按住着肩頭，偏着臉，嬌憨地說，說完了，才放心地把胸前的兩條胳膊放下，月光雖然暗淡，世靜還是看得出，她這件貼身的小馬甲，又窄又小，扣住了豐滿的肉體，層層疊疊的，好像有點波浪式，却又叫人聯想起剛吃過的五月端陽糯米粽，青箬和箬草把裏面的米粒子擠得峯巒疊起，也許有幾顆禁不住壓擠，偷偷地跑到青箬外面來，你說，她這個樣子不像嗎？那件小馬甲，簡直是一張箬，胸前一排密層層的扣子，愈是扣得緊，愈藏不住裏面雪白的肌肉，哆囉囉的，從扣縫子裏擠到外面來，活像是青箬裏面擠出來的白糯米，這使世靜看得發楞，禁不住一手撫摸着自已平坦大道的胸前，心裏估計着，這孩子也該到這樣一個時候了，當年她踏進姓陳門口那一天，還是一個黃毛小丫頭，變！什麼都在平靜和沉默中變下去，別說姓陳近十年的生死大事紀，且瞧這孩子罷！世靜記得清楚，那年老祖母還健在，是一個隆冬下雪的日子，將近傍晚，一個從遠處逃荒來的中年婦人，帶着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在她們家大門口的屋檐下打尖，第二天，又是一個漫天大雪的早晨，那中年婦人已經失了踪跡，留下的就是這孩子，老祖母一慈悲，把她收留下來，這是十年前的事，好像銀幕上一場電影，匆匆又過了十年，十年前的黃毛丫頭，現在跟這漂亮的名字一樣的漂亮，碧螺！今年十八歲，二小姐撫摸着胸口，一想自己該也是二十

五歲了。

「你沒有睡？時候不早呢！」禁不住輕輕的地噓了口氣，隨意問上一句：

「怕有十點鐘罷！天氣太熱了，月姨奶奶和四小姐都沒睡呢？」話並不說得響亮，一半還是靠着手勢向世靜示意，世靜懂得，她們都在房裏，微微一笑，剛轉過身子，房裏最幼的世貞，特別靈敏，一聽外面的聲音，丟了手裏的描花筆，連跳帶嚷的走出來：

「二姊嗎？你來得正好！」說着話，人已經站到世靜的身邊，她矮過世靜半個頭，穿着學校裏藍褂子和黑布裙的校服，樣子還不到十五歲，腦後梳着兩條短短的黑辮，怪天真的，骨溜着一對烏黑大眼珠，一手拉住了世靜的胳膊。

「你又跟我麻煩！」

「只麻煩你一次行不行，就是這一次，你幫我描個鞋頭花，很容易，就是這一點子鞋頭花。」

「容易就是，你自己不會描嗎？」

「你別跟我鬧别扭，你知道我這雙手……」她這樣一說，世靜禁不住又笑了起來，這就由她牽着胳膊往房內拉，房內靠窗的八仙桌上，點着煤油燈，月姨娘坐在旁邊，低着頭，正在紮鞋底，剛才的話，她當然都聽見了，因此世靜一進來，她一抬頭，順手就拿着紮鞋針，遙遙的指着世貞說：

「你這孩子，丟着功課不管，老跟二姊瞎纏，這麼大熱天，誰高興逼在燈光下給你

描花。」

「這不是功課嗎？」

「功課？我就不相信學校裏有這等子功課，寫字作文打算盤，才是功課，你上學校去不學這個，不如不上學校。」

「哎呀！」世貞一撇嘴，一隻手伸到月姨娘的大腿上，輕輕的槌了一下，一扭脖子說：「你老人家有這麼多的嚙蘇，打開書本讀書，你說我不跟二姊學點針線，現在我跟二姊學了，你偏又說反了，你懂得什麼？這是手工，難道不是功課嗎？」

月姨娘給這話問住了，白了世貞一眼，世靜對於她們母女這種玩笑的拌嘴，本來是見慣的，只是笑了笑，一歪身就坐到世貞坐的椅子上，隨手拉起一枝描花筆，一瞧台上，一張張描壞的花樣，亂七八糟散滿了一桌子，這就禁不住問道：

「你空口白話的，叫我描的什麼呢？」

「描什麼？」世貞一手托着下巴，想了一想：「由你的罷！你說描對蝴蝶也好，描對蝙蝠也好，總之是拖鞋上用的……。」

「你還是空口白話的，不給我找個樣本子，我描得出來嗎？」

世貞呆了呆，月姨娘一抬頭，又拿着紫鞋針指了過來。

「我真不相信學校裏有這等子功課，先生不給學生子出上個題目，學生子連題目都不知道，還請人家代做呢！」

世貞的嘴撅得高高的，一個指頭還過去說：

「你懂？」

「我怎麼不懂？」月姨娘一绷臉子說：「你欺我不曾上過學校，識不了幾個字，學校裏念書就是念書，我有什麼不懂，我瞧你念過了丟了，做過了忘了，那裏是在念書呢？憑現在這個時候，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樣，念好了書，一樣的能作一份事業，你今年十四歲，不能算小，書念不好，針線又作不好，將來呢，別說作事，找一個婆家也怕爲難，那有人願意娶一房動不起針線的媳婦，況且你跟他們又錯了一層，你要是不學好，二姊和三哥當然不會訕笑你，你那個大哥和大嫂，瞧着可不知是怎麼一副臉子了」

月姨娘一大堆子的話，世貞就是這股子皮勁，兩個指頭塞住了耳朵，背過身子去，向世靜努嘴，世靜只作不看見，低着頭，揀選桌子上幾張描壞的花樣，月姨娘卻還是嘮叨：

「所以你一輩子不學好，就一輩子讓人瞧不起……」

世貞真聽夠了，高聲叫碧螺，碧螺在房門口探進一個腦袋來。

「四小姐……」

「我的描花本子呢？」

「你不是自己放着嗎？我那兒知道。」

「你……」世貞一皺眉，一跺腳，却又轉過來說：「你躲躲藏藏的幹麼不進來，快

給二小姐倒茶，你的耳朵在那裏呢？」

碧螺掩在房門口只管默笑，月姨娘本來已低着頭繫起鞋底來，現在一抬頭，却又夾在中間：

「我瞧你別使這份小姐架子的好，呼奴使婢的，人家的耳朵長着呢！一打聽姓陳這位小姐拏不動針提不起筆，倒是個很會享福的人，你就一輩子吃娘的穿娘的，休想找上個婆家。」

月姨娘說過這話，一想是說漏了，可不是世靜在旁邊，世靜雖已許了人家，還是個沒出閨的大姑娘，這話說在她面前，她心裏保不定說我是損她的，禁不住一紅臉，一連的咳起嗽來，但咳嗽和紅臉，越是暴露了虛心，一時打不定主意，只得叫碧螺，碧螺悄悄走進來：

「你給二小姐倒杯菊花露，別弄錯了，放在第二隻瓷缸子裏的，那第一隻是薔薇露，二小姐不愛吃薔薇露的。」

「娘……」世貞拖長了聲音，帶點譏諷的口氣說：「你拉扯了一大堆子的話，說結了沒有？」

「你一輩子不學好，我就一輩子說不結……」月姨娘雖這麼說，態度究竟不同了。她帶點微笑，又帶點訕訕地，好像很不安，這種不安，並不對於世貞，却是對於世靜，世靜呢，似乎也同樣的感到一種不安，她心裏正整扭得說不出話來，月姨娘就算不至於

打雞罵狗，聽的人心裏總不覺得好受，她一張一張把描壞的花樣疊得齊齊整整，塞到硯台底下，一抬眼皮，輕輕的說：

「四妹比我強得多！」

月姨娘笑了笑，笑得很不自然。

「你還誇她，那真丟臉了，她強的是那一股頑皮勁兒，念上這幾年書，越來越不成話，你瞧她那一點子叫人讚上一句，二小姐！我是實話，你少識幾個字也好，憑你這一手好針線，一世用不盡，聽說孫家那一面前兒有封信來，提上那件事，不知道你父親怎樣的答覆，其實呢，外邊都說要打仗，姑爺也許要出遠門，你的年紀也攔大了，應該……」

「應該結婚是不是？」世貞在中間插了進來。

話是這樣說開了，月姨娘掩不住這淡淡的一笑，意思是說，當然應該結婚了，世靜心裏明白，月姨娘的話，算不得尖刻，她是就事論事，應該這麼說，要是在一點鐘以前，她們提到這件事，她或許一紅臉，來一個無所表示的默認，一點鐘以後，她的心境完全不同，她覺得月姨娘一開口總有點刺耳，偏在她偷聽了父親對於婚事的意見以後，這麼提上一提，月姨娘縱然不存心刻薄，至少是存心開玩笑，因此她除了紅臉，外加一種憤怒的表示，這種表示，是內心的，不容易看得出，若仔細觀察，她手裏拿着一枝描花筆，似乎有千鈞之力，一下子就可以把牠折成兩段。

碧螺悄悄的送上一杯菊花露來，玻璃杯子映在燈光裏，帶點淡黃色，好像冬天早晨的陽光，不夠那麼鮮豔，世靜似乎不打算去喝牠，只擱在一邊，淡淡的瞧了一眼，世貞不像月姨娘嘴裏說的那樣不懂事，有些地方，她顯得很聰明，她瞧得出世靜心裏鬧着這一點蹩扭，不過她猜得不對，這不能怪她，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無論如何猜不出一個二十五歲女孩子的心理。

「娘！」她悄悄的拉一下月姨娘的衣角，撅着嘴說：「我瞧你這張沒遮攔的嘴，隨口拉上一句姑爺，二姊還沒出閤，她可生氣了。」

「孩子話！」月姨娘笑着說：「遲早是這麼回事，不稱姑爺，該稱什麼呢？」

「你忘了我們是姨表呢！你趕着近的不叫，偏趕着遠的亂叫。」

「我忘不了！我知道你們是姨表，只是這個姨表不能算近親，聽說你姨媽沒有過門就死的，他們招的是陰親，你這個表哥當然不是你姨媽生的，現在你二姊的親事，雖是親上加親，其實並不是那回事，這樣，我落得叫順了姑爺，比叫表少爺更親近呢！」

「怪道呢？」碧螺也悄悄的插了進來，「我來了這麼多年，壓根兒就不知道這門子親戚，直到老太太過世那一年，孫家少爺上過一回門，才知道是太太的姨甥兒，但是我始終不明白，一樣是一份親戚，曹姑太太常來走動，孫家那一面，終年不來不往，如今姨奶奶這麼一說，我才算明白了。」

「我本來比你見的多。……」月姨娘一開口，總叫人有點難受，碧螺好好的這麼

說，他偏是歪聲歪氣的回答，碧螺吃了個釘子，悄沒聲兒的一紅臉。月姨娘一時忘了情，拿着手裏的針，就指到碧螺的臉上來，一聽以下的話，就帶點譏笑的口氣，她說：「你一共來了好久，這兒過去那個排場，你真還沒見過世面呢？」碧螺一聽這話，心裏就不服氣，表面上雖不跟她頂嘴，暗下裏可在想，你還不是跟我一樣的出身，要不老爺挑上了你，保不定配上一個小子，如今跟人家當老媽子去，憑你見過什麼大世面，你現在還是抖不了，不過當了人家的小。這話嘴裏雖不說，臉上却有點火辣辣地，上牙微微的咬住了下嘴唇，一扭屁股，就向房外走。

「碧螺！碧螺！」月姨娘瞧着情形，心裏雪亮，這蹄子可也鬧上了一份小姐脾氣，連叫兩聲，碧螺真是這個脾氣，頭也不回，話也沒有，月姨娘禁不住歎了口氣，嘴裏咕嚕着：「這是個什麼世界，真是反了，憑你什麼身份，也揣上一副小姐架子，動不動就撅嘴踉屁股，我沒說錯你，也沒說重你，就是說錯了，說重了，像不像我究竟還是半個主子，終不成跟你磕頭賠禮，要是太爺還活着，你這個樣子，這就夠瞧，別說是罵，兩個耳刮子打的你七革八素，還輪得到你這副嘴臉對人，你呀！你可別高興，橫來整去，總是個丫頭坯子，你別仗了大奶奶的勢子，瞧不起人，我一輩子就是當了人家的小，輪不着你們爬到我的頭上來，你是什麼東西，也不秤一下自己的骨頭有多少重，大模大樣的擺上一副小姐架子，小姐？我的孩子才是小姐，那怕大奶奶和舅少爺把你捧上了天，你……。」

「你這張嘴……」世貞一手掩住了月娘的嘴，皺緊了眉毛，「你夾七夾八夾上了這些廢話，損人不利己，怪不得大嫂子要恨你，太太也不歡喜你。」

「你這丫頭，生成了外心，一點也不幫你娘，我損了誰，要不你大嫂子把這些人調唆得一個一個都跟我冤家似的，我心裏也決不會有這口氣……。」

「你記着就是，別使到臉子上來，剛才碧螺不好，就說碧螺不好，何必把大嫂子和舅爺子一起都拉上了，這幾天爸爸和太太又像是鬧着什麼蹩扭，這話要是吹到大嫂子的耳裏，再來一場嘴舌，這就夠瞧的了！」

「嘿……」月娘一丟手裏的針線，轉過臉去向世靜說：「二小姐！你瞧罷，瞧你四妹這張嘴，派了我許多的不是，自己的女兒尚且如此，外人自然不用說，齊夥兒都跟我作對，搓圓就圓，拉長就長，我跟了你們老爺子十多年，忍氣吞聲，過的就是這日子……。」月娘說呀說的，差些兒把眼淚都說出來了，這叫世靜聽着真有點兒難受，心裏暗想着：你安靜過份苦日子罷！別磨嘴嚼舌的生出許多是非來，你女兒尚且派你這許多不是，怪不得大哥大嫂恨得你牙癢癢的，再說大哥的舅子，也干不到你娘的份上來，就算他化費了我們不少，可是大哥願意這麼辦，連老爺子都沒話說，這更輪不到你搬弄嘴舌，你就是勝了人家，這份產業，將來派到你頭上的，只怕也不會十分好看，世靜又是一番心思，雖然她和大哥大嫂的感情，勢同冰炭一樣，但是對於月娘這種挑逗離間的行爲，實在也不敢贊同。月娘借雞罵狗，夾七夾八把碧螺罵上了一陣，世貞跟

她一頂嘴，世靜心裏，倒覺得這位同父異母的小妹子，說的還像是話，然而月姨娘含着一眶眼淚，嘮嘮叨叨的和世靜訴說起來，世靜却又不能不敷衍，口是心非的答上一句：

「你熬着罷！」

「熬着？我熬了這麼十多年，真夠受了，照說呢，世貞長大了，我該熬出來了，但是世貞不爭氣，臂子向外灣，跟碧螺一夥兒幫着她大哥大嫂欺侮我，把我娘瞧的像一粒芝麻那麼大，我再熬個十年八載，還不是一個樣子，除非是閉了這口氣，丟了也就算了，可是我這口氣沒有斷，我也再忍耐不住，二小姐！你曹姑媽橫豎快要來了，少不得大家鬧一場，請你曹姑媽評評這個理！」

「評理？……」世貞在旁邊冷笑起來：「評來評去，橫豎你勝不過他們去，我瞧你以後還是緊口兒的好，別出口傷人，招了這許多的怨，自己反得不到好處，你說我臂子向外面灣，跟碧螺一夥兒來欺侮你，其實我倒爲的是你好！」

月姨娘也冷笑道：「四小姐！你這一點孝心，我可有些兒消受不起，你爲的是我好，做娘的倒像是有什麼對不起女兒的地方，其實呢！我跟你一樣的一句話，也爲的是你好，要沒有你，我苦苦的爭些什麼？……」

世貞一瞪眼：「你爭得了些什麼？沒口子說白話，徒然是爭出些氣來。」

「依你說，你頂好太平無事，瞧着外人化完了姓陳的錢，賣完了姓陳的田，你什麼都願意，你不願意的倒是我跟你爭這口氣，孩子！你別蒙在鼓裏，娘才是爲你好呢！」

月姨娘一興奮，把聲音提高了。世靜實在瞧不過眼去，又怕門外有耳朵，悄悄的向她搖了搖手，月姨娘對世靜的臉色，總比對世貞要好些，她笑了笑，悄悄的說：

「怕什麼！鬧亮了也好，省得天天借著女兒罵媳婦兒，隔着靴子搔癢，叫人心裏難受，二小姐！你做人太好了，也太軟了，你不趁現在撈一點，等花轎子抬上門來，這可來不及了，你大哥這個水晶心兒。誰瞧不出來，表面上說是姓孫的窮一點，這頭親事，他有點不願意，其實他巴不得姓孫的窮，窮得娶不起媳婦兒，他好閉緊了袋子不摸出錢來呢，姓孫的就是要娶，他也料定不是個大排場，落得馬馬虎虎的把你打發過去，嘿！我說老爺子早脫幾年家，要不你也不致於這樣的苦命，如今太太都被他們哄得百依百順了。這個家要是再不分，只怕不是姓陳的了！……」月姨娘這番話，似乎有點掀風作浪的意思，她對於世貞一頑不化的態度，覺得厭倦，轉過話頭，就將世靜激勵起來，世靜呢，月姨娘不提這話也能，一提這話，偏偏又撞在心坎裏，她隨手在旁邊的几子上拿起一把細莖小蒲扇，其實她並不需要牠，只是心裏空虛得很，兩隻手好像沒個安放之處，隨手一拿，低下頭，把扇子遮在胸前，用兩個門牙咬住了扇沿邊，心裏想：這話倒也像，怪不道姨娘剛才這番話，一味的推省，存心要把這頭親事撮攏了，其實這個意思，未必是她的意思，其中是大哥肉疼了幾個錢，孫家一提親趁現在外邊鬧着打仗不打仗，趕着推過去就完了，但是月姨娘却不是個省油的燈兒，老爺子拘執着不肯草草辦事，那也未必一定是老爺子的意思，保不還是月姨娘給出的主意，月姨娘真肯爲我出這

麼一把力，倒是個好良心，可是這也未必見得，她爲的是自己，爲的是這份家產，自從大哥當了家，她花錢短了路子，而且大哥的舅子三天兩日的滾在這兒，眼瞧着吃的用的，什麼都是姓陳的錢，什麼都是姓陳的東西，她這個酸性作用，又是個拿手傑作，瞧樣子，這一回親事，兩方面少不得要爭吵一場，自己少不得被他們看作爭吵的火藥線，世靜心裏真有說不出的痛苦，她覺得人和人之間，維繫着的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名義，臨到自己身上的，只爲和自己打算，月姨娘那有這種好心，大哥也決沒有什麼好意，連自己的父母，也攪在他們一起，天天鬧登扭兒，把自己女兒的一件正經大事，非但不作一點主，瞧着像外事一般，她心裏恨，緊緊的咬住了牙關，撕着蒲扇上的細莖絲，月姨娘是個窄氣鬼，有些捨不得，悄悄的把世靜手裏的扇子接了過去，世靜沒奈何的苦笑一下，月姨娘也訕訕地一笑，搖着扇子，回頭瞧着世貞，嘴裏咕叢着：

「今天曬台上還曬着苜蓿乾呢，橫豎大家真像是散的樣子，你也不理，我也不睬，要是一場雨，太太抱怨起來，大家又得推個乾淨了。」她邊說邊站起身子，移動着兩隻伶仃的小脚，一拐一拐的搖向外邊去，世貞抿着嘴，恨恨的在她背後戳了一指，直等月姨娘走出房門，她回過身子，一陣風似的把桌子上的硯台和描花筆一齊都收拾起，那時剛巧真有一陣風，壓在硯台底下一疊花樣紙，都給吹到窗子外面去了，世貞兩手一又腰，冷冷的一笑。

「吹光了的好，省得麻煩。」

「你不打算叫我描嗎？」世靜問。

世貞鼻子裏一哼，伸出個指頭向房外一指。

「這婆子真給麻煩死了，難得放個暑假，白天這樣，晚上那樣，咕噪得叫你厭煩，二姨，我們別理她，我告訴你，三哥今天有信來，你知道了沒有？」

「沒有——他怎麼說？」

「他說，他已經在高中畢業了，大約一两天就要從上海回來了！」

這個消息太好了，世靜也不得他回來，禁不住微微的一笑，一抬頭，望着天上幾顆稀疏的星星，好像想起一件事，正要告訴世貞，世貞却不知在什麼時候溜了出去，停一會，她果然拿着一封信，又走了進來。

第二章 父親和兒子

光陰決不會停滯，小暑以後，一轉眼，又是大伏天氣，那時候，蘆溝橋的砲聲早已響了，這好像是平地裏突然炸裂了一顆炸彈，影響所及，蔓延了遍地烽火，據受了無邊苦難的日子，一種新生的希望和一種毀滅的恐懼，佔住了每個人的心裏。這時候，打開了奮鬥和痛苦的第一頁，雖然江南沿海一帶，火藥氣已經嗅到了，但是火藥線還沒有點上，那種暴風雨前夕空悶的空氣，幾乎將每個人的呼吸透轉不來，通都大邑直到窮鄉僻隅，這千萬數祖國的民衆，懷着不同樣的心境，等待着這時代的轉變，甚至於這故事裏

姓陳一家，平時意氣不投，行動各異，難得有一個晚上，不期然聚集在樓下的東廂房裏，談了許多平常所不大談的話。

那一天，整整照了一天的驕陽，沒有一絲風息，沒有半絲雨意，到了傍晚，天邊的烏雲，四面八方的聚集起來，瞧樣子，怕是下雨了，其實一陣烏雲推過，又是晴空萬里，下雨是沒有希望，氣候却加倍的炎熱，加倍的沉悶，似乎跟這時局一樣，叫人也窒息得透不過氣來。

晚膳的時間已經過去，天沒有黑，剛才一陣烏雲推過，天際抹上了一陣彩霞，反而更明朗起來，從後園直通上房那條九曲迴廊，圍着褪了色的朱漆欄杆，浴着霞光，偶然也一顯當年鮮明的色彩，可是到處是靜悄悄的，廊上沒有人，西廂房沒有人，中堂也沒有人，直到東廂房，這是老爺子平常起坐的地方，他老人家却有這個耐性，烏紅木炕榻上一盤白銅煙具，雖然是空放着，可是盤中一盞玻璃小油燈，好像是長明燈一樣，終年不會熄滅，在這燈光裏，他享盡了人生樂趣；消磨了壯志年華，如今是老了，穿着粗夏布的大褂子，聳起兩個肩膀，老是抹住了烟袋子咳嗽，迂緩的，從炕榻上爬起來，拖着鞋皮，走到窗前，窗前的天井裏，一株直幹的梧桐樹，長滿了綠油油的桐葉，這是當年太爺所手植的，一到熱天，桐葉長得像覆傘的時候，跟着蟬聲也響了，老爺子整整要聽上一個夏天的蟬聲，他覺得厭倦，幾次想砍去這株樹，偶一轉念，這是太爺的手澤，太爺遺留下來的田地房產，叫自己畢生享用，自己一無成就，偏要糟塌先人的手澤，這未

免說不過去，有了這個念頭，這梧桐樹終於留下來了，當然，蟬聲也一樣地留了下來，憑這麼大熱天，一個整天，老爺子的心，簡直被這小東西鬧翻了，臨到收場，還得力竭聲嘶的敲上一陣急急風，這光景真叫他無可奈何地，閉緊了眼睛坐在藤椅上，偶然這聲音中斷了幾分鐘，那高牆外邊後園裏兒女們的談笑聲，却又清晰地傳到他的耳朵裏。

兒女，他對於高樹上的蟬聲一樣的討厭，他活了大半輩子，兒女們孝順他的，不是清福，却是累贅，他一想到將來，時時發生一種隱憂，時代已不是他過去那個時代，太爺奔走了一生，掙上了一份足以度日的產業，傳到父親，父親藉着祖上的餘蔭，享了一輩子的清福，現在又傳到自己，自己前半輩子終算也夠得上父親那份福氣，這後半輩子，他真猜想不到，依賴着這份產業竟有點依賴不住，而兒女們拘執和倔強還在其次，偏是走上了同樣的途徑，不想奮鬥前進，依然是一派保守作風，這在十年前何嘗不是一種守產的好辦法，但是十年後却成了敗家賣產的落伍者，他支持不住這樣一個家，五年前丟下了當家的責任，讓最長的世仁去接管，但是五年來他所看到聽到的，是衰敗的氣象，是爭吵的聲音，世仁已是一個沒落的青年，他不會有希望，世靜是一個永遠嫁不出的女孩子，她懦弱，她怕事，第三個是世義，這孩子似乎比他哥哥強，將來或許能作一點事，但是他這個脾氣，老爺子有點頭痛，那種霹靂火的行爲，他真有點怕他，第四個……第四個……這是世貞，提到世貞，老爺子不免感到遺憾，他年輕時候做錯了一件事，不該滿足了一時的快感，把個頗有姿色的丫頭收了房，造成了現在這個爭吵的局

面，兒女！兒女！這簡直是跟梧桐樹上的蟬聲一樣，他覺得頭痛，尤其是現在，許多嚴重的問題，一件一件奔向他的身邊來，世靜的親事，世義的就學，已叫他想不出法子去應付，而月姨娘跟世仁的爭吵，似乎愈趨表面化，他實在按捺不下撩亂的心境，去料理這篇兒女的宿債。

一口深長的氣代表了積鬱的愁緒，蟬聲拖着一個極長的尾音，從響亮而漸趨低啞，好像也歎了口深長的氣，結束這整天的工作。眼前倒是難得有這樣一個靜境，雖然高牆外邊的談笑聲，依然從微風裏送進來；可是這不妨害老爺子的思路，他抬起一隻鷄爪手，輕輕地搔了搔光禿禿的頭頂，這一搔，似乎有了什麼解決的辦法，然而窗外另一個蒼老的聲音打斷了他。

「鼎言！鼎言！」直呼其名的，除了太太，這宅子裏已找不出第二人，太太高興的時候，也許跟年輕的時候一樣，把老爺子的名字，一叫就叫上了口。果然的；在那高牆左邊那個矮矮的月洞門裏，陳太太從後園穿到天井，沿着那迂迴曲折的長廊，蹣跚地走上房裏去。當老爺子一抬眼，他這個老伴侶，已經繞過梧桐樹，推開玻璃長窗，踏進屋子裏來了。

太太年輕得多，雖然跟老爺子只差二歲，（今年五十六）看去倒相差有十歲的光景，老爺子呼了一筒烟，年輕的時候，却是個白面書生，自從十八歲那年上了癮，足打四十年的烟霞生活，一身精皮細肉，全被白銅烟盤裏那盞長明不滅的玻璃小油燈燻乾了。

太太却跟他相反，五十六歲看去似乎有點叫人不相信，要不是頭上那幾莖半花白髮；身上那襲寬腰大袖的夏布青衫，顯得蒼老古樸一點；除了這，一臉雪白的肥肉，真是擠得出水來，她進來的時候，帶點笑容，露出一口整齊的牙齒，似乎一個都沒有缺少。

老爺子用乾澀的目光注視了片刻，陳太太已經悄悄的走到他身邊，手裏有一封信送過去。

「是曹姑媽寫來的信，我藏在衣袋裏大半天，忘了給你。」

信送到老爺子手裏以後，轉過身子去，走到匾榻旁邊，在那烟盤裏揀出一副牛角邊的老花眼鏡，老爺子不說什麼，從太太手裏接過眼鏡，架在鼻樑上，緩緩的拆開那信，抽出信紙，高高的舉到鼻子上，一個字一個字的嗅下去，唯其是無聲的嗅，太太祇得悶悶的站在旁邊，這樣有大半天。

「這信上寫的什麼？」太太禁不住這樣問。

老爺子側過臉去，視線從信紙上移到太太那邊，抬一抬眼鏡腳，眼光就從鏡片邊緣上斜視到太太的臉上來，輕微地噓了口氣，隨即把信紙攤在膝頭上，一邊掄着指頭：

「今天是六月初……初……初幾？」

「初四，怎麼說？」

「初四，明天是初五，後天是初六，二妹就是初六那一天到我們這兒來。」

「這麼大熱天，她果真要來，蘭姑娘呢？」

「蘭姑娘已經放了暑假，跟着一塊兒來的。」

話說得很平淡，悄悄的把信紙摺好，塞進信封裏，然後把鼻子上的眼鏡取了下來，依舊送到太太手裏；太太却有點悵然，似乎對於這幾句簡單的答話，並不感到滿意：

「寫了滿滿的兩張紙，難道就是這幾句話嗎？」

「話是多着，其實都不緊要的，她問了這許多……」

「問的什麼？」

「她老是這幾件事，第一是世靜今年出閣不出閣，第二是世義讀畢了高中，打算考不考大學，再有時局不好，說不定上海會開戰，問我打算怎麼樣？」

太太冷冷的一笑，低着聲音說：

「她老是吃飽了自己的飯，受管人家的閒事，瞧樣子，蘭蕪死了這多年，她大約還過得去。」

「孤兒寡婦的，那裏會過得去！」老爺子歎了口氣，心裏想，你跟小姑子還是啞不完這許多的氣。仰起臉來，向太太苦笑了一下，然後又低下頭去。隨手拿起繫在褲帶上一塊鷄血紅的漢玉，慢慢的賞鑑，慢慢的說：「曹蘭蕪幹了一輩子的大律師，一倒下來，什麼都是空的，她好得了什麼，所好的，不過是個蘭姑娘，掙個十兒八塊的，母女兩口子，苦苦的度着光陰，我覺得，難得的也是蘭姑娘，她不是二妹親生的孩子，對待二妹，真夠得上孝道兩字，我們要有這麼一個孩子……」說到這裏，禁不住微微的一笑。

太太不免也有點莞爾，臉上的表情，似乎在這微哂之中，稍微有點不滿。

「掙錢，談何容易，人家化的大本錢呢！蘭姑娘不念這幾年書，能有這十兒八塊的進項嗎？你放着掙錢的孩子也有，只要你願意培植他，培植到大學畢業了業，憑世義有了這樣一個資格，別說十兒八塊，找個百兒八十，也很容易。」

「這個我何嘗不知道。」老爺子皺一皺眉頭，「但是……但是世仁也爲難，他實在籌不出這筆款子來，再說，上海真要一開戰，學校也許不開辦，白白丟了一筆錢。」

太太趕緊接下去說：「他上北京去進大學，跟戰事不相干。」

「北京？你懂得什麼？那邊正是個烽火連天的世界……。」

「我原是不懂，他怎麼說，我就怎麼說，這幾天，我給他麻煩死了，叫我跟你說，跟大哥說，要是你們不拿出錢來放他走，他就有最後一着走給你們瞧，上前線打仗去。」

老爺子又微微一笑，接着又皺起眉頭來，低着頭，只管撫摸着褲帶上繫的鷄血紅漢玉，這竟像是對付不了這件困難的事情，那時候，世貞從後園裏走進來，影子在窗子外邊一閃，太太眼快，把她叫住了，世貞玩弄着胸前的兩條小辮子，躡手躡腳走進屋子裏，站到太太的身邊，太太不說話，老爺子一抬眼，開口就問：

「你三哥呢？」

「三哥在後園裏！」

「你找他來，我有話跟他說。」

世貞點了點頭，悄悄的從屋子裏退了出去，她到上房裏來，本來要做件什麼事，現在老爺子一差喚，就把事情忘了。沿着廊子，帶跑帶走的路出月洞門，繞過一片竹林，那兒有一堵矮矮的牆，把園子團團圍住，靠西邊茅亭旁邊的牆壁上，開着小小的一扇雙合門，門是虛掩着，一開出來，面對着一條小河，這河是市河的支流，也是陳家私有的產業，河岸上種着一排密層層的芙蓉樹，芙蓉花早開過去了，留下的繁枝綠葉，把視線都遮斷，但是從樹葉隙裏張望過去，是一片阡陌交通的田地，現在秧苗已有二寸長，大地好像鋪上了一條碧綠的地氈，劃破這地氈的，却是一條黑線，這是鐵路，這就是滬杭線。

世貞走出雙合門，沿着河岸奔過去，過去不多路，在那綠葉叢中，河灘旁邊的石級上，發現了世義；他穿着汗馬甲，運動褲，赤腳踏木屐，蹲在圓圓的青石板上，一手執着長長的釣竿，釣絲靜靜的沉在河心裏。斜陽煊染了一河鮮明的色彩，有一半影子已經爬到他的身上，然而釣絲是靜的，他的心也是靜的；世貞的脚步走在他後面，一直將近他的身旁，人和自然還溶合在這樣一個靜境。世貞一瞧情形，索性也悄悄地，一彎身子，從地上拾起一粒小磚屑，輕輕地向河心裏一拋，河心裏正聚集着一羣魚，其中有一條，將近接觸到釣鈎所掛的繩子上，却被一個水浪趕跑了，這個靜境輕易一打開，世義已按不住心頭的激怒，一個快勢，從青石板上轉過身來，鐵硬的聲音。

「誰？」

「是我！」世貞指定了自己的鼻子，悄悄的從綠蔭裏走了出來。

但是世義的淘氣，不亞於世貞，丟了釣竿，身子往上一蹿，從石級上跳到河岸上；世貞一瞧情形不對，轉身往前便跑，垂在胸前的小辮子，一甩就甩到腦後去。世義三個大步，一趕就趕上，拉住她的辮，前後左右，搖了幾搖，世貞差些兒要哭出來，紅着臉，狠命拉開了世義的手，然後用自己的手，重重的搥了一下世義的額角。

「你……你欺侮我……」聲音有點忿。

世義瞪着眼，滿額是汗珠，一樣也漲紅着臉，氣急敗壞的把一個食指直指到世貞的鼻子上。

「你……你賠我的魚。」

「魚！這不是魚嗎？」世貞倒笑了起來，手指着小河，河心裏浮着一大堆子的水草，正有一條小鯽魚翻白了肚皮，從水草底下竄起來，一下子又卜冬一聲鑽進水裏去，世義只是苦笑，這位小妹子，他真奈何她不得。

「蠅子！」聲音依然鐵硬。

「什麼蠅子？」

「我叫你捉的蠅子，還叫你帶的蠅拍子。」

「唔！是這個！」世貞又笑了起來，「三哥！我都沒有帶，我帶來一個……」

「什麼？」

「是個老爺子，正在找你這個兒子，你趕快跟我走罷！」

一連串輕鬆的談吐，這是世貞的特長，被她激怒了的；結果也一定被她說笑，世義禁不住也笑起來，這一笑，世貞可不用告訴他仔細，一拉胳膊，就把世義直拉進雙合門裏去。

輕輕的把門合上，上了門，兄妹兩口子一同到上房裏來，他們繞過竹林，踏進月洞門，沿着廊子，向上房裏走去。

「爸找我有什麼事？」走過半條廊子，世義這樣問世貞。

「不曉得！」

「你可別哄我！」

「哄你不是人，是……是烏龜，這樣重的咒，你不相信我嗎？」

世義走到廊子的轉角處，却有點躊躇不前，一手扶着廊子欄杆，向世貞搖了搖頭。

「你不去？」世貞問。

「你真的不哄我嗎？」

「我咒都罰了，你幹麼嚕蘇。」世貞撅着嘴，恨恨的一跺腳，「不去也罷，橫豎我不是騙你，讓我告訴老爺子去。」

「你就是這個脾氣，不過我問問清楚，老爺子找我什麼事？」

「我不曉得，不曉得，早跟你說不曉得嗎？」世貞接連三個不曉得，接連的跺了三

下脚。世義又禁不住掩着嘴一笑，走下一步，緊緊的跟在世貞的後面。

他們從廊子那邊繞過梧桐樹，慢慢走到東廂房的長窗旁邊，世貞站住了脚，一揮手，意思叫世義進去，世義走下一步，附着世貞的耳朵。

「河灘上還丟着釣竿子和一提桶的魚呢，怕讓人偷了去罷？」

「不會的，没人要偷，你放心。」世貞輕輕的說，一推世義的身子，把他推進屋子裏去，然後自己也悄悄的跟了進去。

屋子裏本來只有老爺子和太太在說話，現在又多了兩個人，一個是他們的大哥世仁，一個是他們的大嫂，她的娘家姓夏，也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淡蓮。

淡蓮坐在老爺子旁邊一張小椅子上，將近三十歲的年紀，細眯眼，淡眉毛，鼻子和嘴的地位，襯托得都很端整，不過臉上略有幾點白麻，塗了白白的厚粉，似乎愈顯得清楚，她架起一條腿，赤着脚，趿着白府綢繡花的拖鞋，黑拷皮旗袍直捲到膝蓋上，露着半截雪白的小腿，微微的在顫動。世義和世貞走了進來，她略微抬一抬眼皮，沒有半絲表情，却又一低頭，伸起兩條胳膊，彎到腦後去，揪了揪烏油光滑的橫愛司髻，把上面斜插着一朵白蘭花，重又插得更斜一點，轉過臉去，看了一眼斜倚在匡榻上的世仁；世仁嘴上吊着半截捲烟，一縷淡白的散烟，糊滿在蒼白的臉上，因此把他的眼睛燻得有點睜不開，細細的只開一條縫，從這條縫裏，他正也注意到世義和世貞，然而在世義和世貞的眼光裏，只覺得大哥一味的衰老和頹廢，其實他並沒有老，他正是一個三十開外

的年青人，他跟父親一樣，一生困於烟霞，一切年青的活力，全被這個烟字毀了，他老了；憑那一頭蓬亂的長髮，一身烏油油白紡綢的短衫褲，顯得老，顯得頹廢，顯得沒有活力，世義一眼看過去，有點吃驚，忙又掉過臉去，瞧着父親正在撫摸着褲帶上那塊鷓血紅的漢玉。

「爸！你找我？」世義這樣說。

老爺子仰起臉來，劈頭就問：

「你打算下半年繼續上學？」

這一問，似乎出於世義意外的，他雖然對於這個問題，少不得跟父親和大哥有所爭論，但是却意想不到有這樣快，昨天才跟娘說起，預料娘這個慢吞吞的脾氣，決不會立刻轉達他的意思，這一回，娘倒是個急性子，老爺子突然一問，世義却不曾預備好答話，這答話，在於他認為是一件極難措詞的事情，一方面他不得罪老爺子和大哥，一方面又使得他繼續能夠上學，但是又明知他上學的希望，阻撓的成分居多，一時骨溜着眼珠子，只管伸手去搔頭皮，半天：

「我想還是繼續上學！」他終於這樣說。

老爺子微微的點了一下頭，轉過臉去看世仁，然後又轉過臉來，低下頭，沉吟了半晌。

「要多少學費呢？」

「什麼都包括在內，大約一二百塊錢也夠了！」

這話說得很輕，他說出來似乎怕人家聽見，但是屋子裏這幾個人，個個都聽得很清楚，老爺子不說什麼，世仁也不說什麼，太太更不說話，坐在靠几子旁邊的環椅上，靜靜的摺着錫箔。屋子裏的空氣顯得沉悶和靜寂，世義的心，好像掉在一個深淵裏，他聽不到自己所發表意見的回響，他焦灼，他憤怒，他幾乎又要使出這躁急的脾氣，一方面却又極力按捺住心頭的怒火，背着兩手，沒好意思的瞧着壁上所掛四條花卉屏條，順眼溜過去，再去看放在匡榻旁邊那座碎了玻璃的書櫥，雜亂無章的放着這許多線裝書，夾雜着雜亂無章的瓶罐之類。

這沉默，約維持一分鐘之久，大嫂子淡蓮，却有點忍耐不住，她輕輕的咳嗽了一聲，側過臉去看世仁，世仁嘴裏的捲烟，只剩一個烟蒂頭，現在已不能吊在嘴上，只得用食指和大姆指捏住了烟屁股，但是僅僅只能再吸一二口，就會燃燒到指頭上，世仁還有點捨不得，拼命的吸了幾口，屋子裏的烟霧更濃了，彌漫在他的臉上，甚至於把淡蓮的視線遮斷，淡蓮不免失望，輕輕的又咳嗽了一聲，轉過臉去向老爺子說道：

「三弟上學讀書，原是一件正大的事，誰都駁不下的，只是這一二百塊錢的學費，怕一時籌措不來，不知道爸爸可有法子想嗎？」

老爺子一聽，這竟是金鐘罩罩到自己的頭上來了，心裏有點憤怒，要是換了太太，她準會頂一句：「誰是當家的人。」但是這位兒媳婦的脾氣，老爺子常常領教，不知從

什麼時候開始，他是處處佔着下風，因此他不敢唇槍舌劍的鬧下去，只是淡淡的回答：

「我那裏能想什麼法子！」

淡蓮笑了一笑，回頭又看世仁，世仁一扔烟蒂頭，從匾榻上站起來，一邊走，一邊扳着手指頭。

「去年一共收多少租子，才用過四月，早就完了，別說下半年怎生過去，眼前縣政府十二道金牌催着糟糧銀子，我們一個子兒都沒有解，碰着這樣的五荒六月，那兒來的錢，我成夜急的睡不着覺，叫我再要籌個百兒八十，殺我的頭，我也籌不出來。」

世仁斬釘截鐵的說，把世義的心都說冷了，到這時候，太太也忍不住了，停了手裏的工作，抬起臉來瞧着世義，輕輕的說：

「世義！你就不用念書了！」

世義瞪了太太一眼，什麼話都不說，直走到世仁的面前，漲紅了臉，一翻眼睛，什麼情面都沒有。

「你一點法子都想不出來嗎？」那麼粗聲粗氣的！

「真沒法子可想，糟糧銀子沒有解，下半年的用帳不知還在那兒，三弟！你得原諒我。」世仁的語氣一緩和，把世義的脾氣打了一個折扣，他倒不好意思再緊逼一步，搔着頭皮，哼着鼻子說道：

「這樣，你存心把我毀了！」

「毀？我存心毀你！」世仁笑着說：「我決沒有這壞心思，弟兄手足，我巴不得你好，巴不得你上進，爲來爲去，就爲少了這幾個錢，要不……嘿！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我們那一年不在賣田！那一年不在負債……」

這話却往世義的耳朵裏直鑽，他趕緊搶着說：

「賣田！好，就這樣辦罷！二百塊錢能賣多少田呢！等我念完了大學，找到了事，一併本利歸還。」

世仁只有苦笑，他搖了搖頭，歎了口氣，一屁股還是坐到匠榻上，皺着眉頭說道：「五荒六月，買給誰要，我跟你真有點說不通，你今年才十九歲，還年輕呢！我保證你二十歲上大學，二十四歲畢業。」

「我十九歲家裏沒錢供給我讀書，難道二十歲就有錢供給我讀書嗎？」世義俏皮的逼上這樣一句。

世仁一頓脚道：「我真沒法子跟你說：不過我告訴你一件事，這幾天上海瘋狂得什麼似的，保不定跟日本人就會開戰，要是一開戰，你的書也未必念得成，你別性急，瞧着情形再說罷，何必一定逼着我立刻拿出錢來呢？」

世仁的話，似乎說到沒有路子可走，忙又扳出一條路子來，這一條路，倒讓太太有了插話的餘地，她說：

「世義，你大哥的話，已經說盡了，他若有法子想，終不致於讓你失學，好在暑假

還長着呢，瞧着情形再說罷！」

太太這樣說，意思之間，當然還有一線希望，世仁似乎也不是堅決的拒絕，祇要法子弄到錢，世義當然可以上學的。錢，在世義看來，這區區一二百塊，大約不是一件難事，因此世仁這樣一說，太太又補充一層意思，世義的怒火已平，也就不再說什麼。

話說到這裏為止，也就沒話可說了，世仁似乎更極力迴避談到世義的讀書問題，當這個問題告一段落，他就掉轉話題談到世靜的親事。

「二妹的親事倒要緊，孫家催了好幾次，據三弟說，勇立決定是走的，爸的意思怎麼樣呢？」

老爺子一猶豫，却有點肯定不下，大家都等着老爺子說話，老爺子不說話，却有一個人大聲說着話，從東廂房的側門裏走了進來，這個人穿着柳條府綢的短衫褲，剃光頭，面孔清瘦而又灰白，頗有濃厚的烟味，他搖着羽毛扇，一跳進門，大聲嚷道：

「這怎麼得了，東洋兵艦，全開進吳淞口了，聽說今天虹橋飛機場打死了兩個日本人，瞧樣子，兩方面摩拳擦掌，正待動手呢！」

大家一聽他的話，不由都一呆。

「你別空報！」淡蓮插進去說：

「千真萬確，我剛才在老四的烟燈上聽來的消息，那邊消息最靈通，假不了，要是這一回真要一開戰，第一個罪魁禍首，就是那班年青的學生子，一窩蜂兒喊着打，打，

打，都是他們鬧出來的禍。」他說到這裏，眼睛在屋子裏打了一個轉，一眼便看到站在窗子旁邊的世義和世貞，唯其世義和世貞都是學生子，他倒有些不好意思，世義對於這個人向來不生好感，他是世仁的舅子，也就是淡蓮的哥哥，名字叫夏如炎。

夏如炎一紅臉，下邊就不敢說什麼，世義一拉世貞的胳膊，輕輕的說：

「我們到二姊房裏去！」

兄妹兩口子悄悄的從東廂房側門裏走了出來，踏上梯子，走到西樓去找世靜。

第三章 一支近親

八一三的前夕，曹姑太太和她的女兒曹夢蘭小姐都來了，這位曹姑太太是鼎言的二妹，太爺一共有兩男兩女，鼎言的上頭還有一位大哥，曹姑太太的下面，還有一位三妹，但是這最先和最後的兩位兄妹；等不到婚嫁，很早就死去了，所以曹姑太太和老爺子是唯一的嫡親兄妹，可是曹姑太太的命運不算好，她很有點像現在的世靜，一直攔到二十九歲找上了姓曹這份親事，論門第，姓曹和姓陳相差很遠，姓曹的沒有恆產，沒有積蓄，而且新郎曹蘭蓀和曹姑太太的年紀，相差有十六七歲的光景，曹姑太太嫁的不是原配花燭，卻是續絃，前氏還留下一個女兒，這就是曹夢蘭，這樣一門子親事，當初太太就說不大對勁兒，老爺子也覺得有點勉強，只是曹姑太太眼瞧着自己年華虛度，轉瞬徐娘，縱然兄嫂反對，毅然有了允意，這其間姑嫂兩口子的感情，不免有點裂痕，直到

現在，這裂痕依舊彌補不來，那時老爺子瞧透了二妹的意思，也就順水推舟，定下了這門親事，這曹蘭蓀是個律師，民國初年，當一個律師的，卻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姓陳有的是產業，少的是勢力，老爺子拘執和倔強的脾氣，這一回卻肯順從了他二妹的意思，但是與其說順從，還不如說他想依持這位妹婿律師的頭銜，支撐一點勢力，然而天下的事情，總是缺憾的居多，曹姑太太好不容易從縣城嫁到省城，踏進曹蘭蓀的家，不及五年。蘭蓀一場大病，竟就死了。這不好說老爺子這僅有的一點希望，完全打破，實際遭苦的；還是曹姑太太，她守的是自己的節，撫的是人家的孤，天天張羅着生活過日子，一轉眼，已近二十年。

這二十年陰暗的日子，打發得實在艱難，她是一個要強的人。在娘家，那種孤傲倔強的脾氣，不免跟嫂子鬧點意見，自從出了嫁，四年有餘的光陰，可算她一生之中最寶貴的一個黃金時代。但是蘭蓀一死，上無公婆，下遺弱息，憑她一個女流，一無依持，把一個並非己出的曹夢蘭撫長成人。雖然這中間老爺子念着同胞手足，私下裏不免有所餽贈，但是曹姑太太那種高傲的脾氣，並沒有改變，每次總是老爺子送上她門去，從沒有他求上門來，這二十年光陰打發得足夠艱難。好容易夢蘭長大了，她今年二十歲，一個師範學校畢業的女學生，找到了一個小學教師的職位；曹姑太太總算喘過一口氣來，讓夢蘭分擔了一半的責任，在這樣極艱苦的境況中，打出一條生路來。曹姑太太已很滿意了。湊巧夢蘭放了暑假，她不由想到自己的娘家，她這次回家，總計不滿十次，她一

回來，瞧着家裏比從前更衰頹了，再是這樣一個緊張的時局，她懊悔着路迢迢的從省城裏趕回家來。

一連幾天，上海戰事終於爆發了，雖然縣城離上海很近，這兒還是很平安，小丑模樣的夏如炎，從老四烟燈上聽來的消息，繪聲繪影，往陳家送去，所以陳家的人，不須看報，就會很迅速的知道，中國空軍轟炸出雲艦，大世界丟下了一顆大炸彈，死傷了千千萬萬的人。夏如炎這張嘴，平時很少有人信任他。但是這回的報道，誇張性固然未免，卻多少有點真實性，他們開出了後園的雙合門，從河岸看到對面那條滬杭鐵路，每天西下的列車，車頭上，車頂上，滿載着難民，這個樣子，上海真不知紛亂到怎樣一個程度了。

隨着戰局的進展，倒給世仁打下一條出路，他天天擔憂的，是世義吵着念書的學費，等到上海的炮聲一響，不但把世義的讀書問題，暫時丟開，甚至把世靜的親事也束之高閣，他天天老嚷着，這樣的局面，不是念書的時候，也不是婚嫁的時候，他說的話，事實和環境都是對的，世義即或有什麼理由提出來，終敵不過他事實環境的大帽子壓上身來，而且整個家庭從老爺子和太太起，大家都反對他冒險去上學。這叫世義有什麼法子呢？無形之中，就把讀書的念頭取消了。但是心裏的苦悶，無處可以發洩，幸而借着救護難民的工作，參加了縣城裏一個團體，來排遣這些平淡的日子，世義還有這樣一個發洩的機會，但是另有一個人，她苦悶得連發洩的機會都沒有，這人是誰？却是

世靜。世靜的親事跟世義的讀書一樣的擱淺了，她聽到這個消息，好像有一塊石頭重重的沉在心裏，愈沉愈深，愈深愈不可拔，她老是一個人悶悶的跟心裏的石頭打結。卻不敢和第一人一吐心裏的積悶，這在老爺子和世仁都不會知道，在世仁根據了環境和事實的情形下；世靜是不能出嫁了，而且世仁認為孫勇立是一個愛國家支配的人物，當這戰時，一個軍人更易受到危險，世靜這樣輕易嫁過去，跟着丈夫浮萍浪跡，雖保就沒有危險，這幾句話不但把老爺子說得點頭；就是一向主張世靜早早出嫁的太太，也一反了過去的主張，按捺住這頭親事。因此在老爺子回復勇立父親那封信上就有：「兒女親事，俟承平以後再為提及」的幾句話，這樣一來，世靜是不出嫁了，陳家的人，也就不談世靜的親事了。

然而世靜呢？世靜的心裏，永遠擔上這樣一塊石頭，她沉默和憂鬱的態度，平時是如此；現在是更表現得深刻了，這種表現，除了一二個人能夠瞭解她，其餘的人，還只當她的脾氣愈來愈怪僻，性情愈來愈突兀，殊不知這怪僻和突兀造成的原因，乃是不瞭解她心事的緣故，往常吃過晚飯，正是涼爽的時候，就是世義不在家，他伴着世貞一定到後園裏去乘涼。世貞不去，她一個人照例也去的。現在世義回來了，夢蘭也來了，而且又有這麼多的談話資料，大家一丟飯碗，不必說年輕的一輩，一窩風的往園裏跑，就是年長的一輩，如太太，曹姑太太，月姨娘這許多人，照例也趕出去看最後一列西下的雞民車，然而世靜是例外，她吃完飯，放下碗筷，悄悄的走上西樓，獨自回到自己的房

裏，這許多人中，世義和夢蘭知道她的心事，太太卻有點茫然，她老跟曹姑太太說：「二丫頭的脾氣太怪了！」

二小姐孤僻的脾氣，叫人有點不敢親近，世義和夢蘭在暗下裏勸過她好幾回，太太驢頭不對馬嘴的也開通她好幾回，但是勸告和開通對她太不相干，她有她的心事，這心事，決不是慰勸所能了事，日久以後，大家對於世靜那種勸不轉的脾氣，感到厭倦，也就只得由她，這一天，已是舊曆的七月上旬！依陽曆說，正是八月二十過後了，傍晚的時候，夏如炎打老四烟燈上帶着消息回來了，陳家的人，在過去，對於這樣一個人物，除了並不重視以外，還是感覺到討厭。現在卻不然，夏如炎正像是一個交運的名伶，第一二天的打泡戲，就把這些觀眾抓住；陳家的人，聽他的消息，跟聽戲一樣的聽出滋味來，所以他一來，正是晚飯以後，納涼以前，不用分說，一家大小，把個夏如炎直擁到園子裏去，這中間就祇少一個擔着一肚子心事的二小姐——世靜。

世靜永遠是孤獨的，她沉濁的步骤。慢慢的踏上樓梯，沿着走馬堂樓，悄悄走進自己的房去，那時候，落日餘暉，抹在西樓的窗口上，靠窗口的梳粧台上，安着一面小圓鏡，鏡面有點微斜，陽光射在上面，再反射到屋頂上，屋子裏的光線明朗得像日中一般，雖然這是迴光反射，一瞬間，黑暗將吞噬整個的世界，但是這片刻餘光，總使人覺得可愛，世靜心裏似乎也跟着一亮，又好像抓到了什麼靈感，急匆匆的到窗口，從梳粧台底下拉出一隻小圓鏡來，斜側着身子坐了下去，輕輕的移過台上的小圓鏡，視線從鏡

子裏射進去，她看見自己這一張臉，鵝蛋兒似的，非但沒有一點死痕，而且眼鼻嘴，安配得調勻整齊，黑油油的頭髮，從腦門直溜到頸間，一絲不苟，一絲不亂，她感覺到自已很年輕，只是臉蛋兒比過去略微消瘦一點，要說是二十歲，保證有人相信，她微微的一笑，視線從鏡面上滑到窗子外面去，金黃的斜陽，爬在白粉牆上，比中午的陽光更覺得可愛，但是她又默默的想到，父親老是愛念着：「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那兩句話，她雖然識不到多少字，詩裏的意思，卻是懂得的，她搖搖頭，歎了口氣，心裏的石頭，重重的直沉下去。

世靜老是有這麼多的幻想，從一件事情推想到另一件事情，再從另一件事情推想到許許多多的事情，她往往從一個樂字想開點，又往往是一個悲字想收場，她簡直没法子給自己的命運下一個註解，她不能再想什麼。想來想去，永遠想不出一個結果，憤然把鏡子一推，站起身來，伏在窗口上，窗下是天井，前面是一堵高牆，牆上用翡翠綠瓦縷着幾處梅花洞，俯視下去，下邊東西廂房都靜悄悄的，橫貫天井，直通後園那條九曲長廊，也是靜悄悄的，這個樣子，什麼人都跑到後園去了，偶而有一陣風，從牆上翡翠綠瓦的梅花洞裏送來後園裏一片談笑聲，仔細聽去，粗沙的是夏如夷，尖銳的是世貞，世靜聽了半天，始終聽不出他們說的什麼？突如其來一陣風，突如其來從風裏送來一個清晰的名字。這是世貞說的，世貞尖銳的聲浪，穿過牆上的梅花洞，往世靜的耳朵裏直鑽，她清清楚楚的聽到孫勇立三個字，孫勇立什麼呢？世貞卻並不接說下去，就是接說下

去，她的聲浪已透不過牆上的梅花洞。世靜無法能夠聽出來，這在世靜是多麼焦急和苦悶的一回事。一個影子，立刻就會浮上她的心頭，她離開窗口，依然坐到梳粧台前，毫不猶豫的拉開梳台靠左的一隻抽屜，在那抽屜裏，她找到一本隔年的舊曆本，翻開曆本，裏面夾着紅綠絲線，紙剪的鞋頭花樣，以及陳舊焦黃的荷花瓣子，她並不注意這些，隨手又一翻，翻出了一張四寸大小的照片，這照片照上一個全身的男子，穿的是軍服，兩面空白上，還題着上下款，上款是：「世義表弟惠存。」下款是：「孫勇立攝於軍校。」無疑的，這照片是勇立送給世義的，現在卻從世義轉落到世靜的手裏，她看到這張照片，心裏澎湃着無數的思潮，直到照片上的影子慢慢的模糊起來，一抬頭，牆上爬着的斜陽光，已經消失了，屋子裏也慢慢的模糊起來，那時候，房外輕輕的有步履聲，世靜忙把照片往曆本裏一塞，隨手把曆本扔到抽屜裏，站起身子，一轉身，面對着門口，門口有一個模糊的影子，正像闖進來，但是沒有進門，先這樣問：

「二小姐在房裏嗎？」

一聽聲音就知道是曹姑媽。世靜忙答道：

「姑媽！我在這兒，請進來坐罷！」

曹姑太太瘦長的身子，搖搖擺擺的走進房來，她後面跟着曹夢蘭，房裏是陰暗的，世靜在靠壁的几子上摸到一盒洋火，劃上火，就在床頭小酒杌上，把安放着的煤油燈點上了，她移過煤油燈，送到靠窗的梳粧台上去。窗外有一點風，火焰微微的一閃，忙一

遮手，隨手帶轉了半扇窗子，拉一拉拉台旁邊的靠背椅子。曹姑太太微笑着走進來：

「怪熱的天氣，別點燈罷！」

她雖這麼說，世靜可並不理會，一拉小圓凳子，叫夢蘭坐下，夢蘭是高個子的姑娘，細窄的身材，配上天青地子小白點的蘇紗旗袍，顯到素淨清潔，亭亭玉立，她這張臉，老是使世靜想起影片上面的明星，圓圓的眼睛，長長的睫毛，一笑起來，臉上就顯出兩個深深的酒渦兒，這個樣子，就很像胡蝶，不過她的臉沒有胡蝶那麼圓，相反的，拉得很長，幸而是一頭烏雲堆層似的黑髮，覆蓋到額上，減少了不少的長度，一看過去，便是一張瓜子形的臉蛋，很有點像阮玲玉，世靜一看到她，老會聯想起影片上這兩顆紅星，她覺得夢蘭和世靜，真夠得上一對兒，瞧情形，世靜和她：常常混在一起，唧咕唧咕的說個不休，保不定倆小口子都有點意思呢？世靜想到這，禁不住瞧了夢蘭一眼，微微的一笑。忙一轉身，隨手在椅子上拿起兩個玻璃盃，就在几肚子上放着的花瓷缸裏，舀了兩盃菊花露，送到梳粧台上來，曹姑太太接過盃子，忙說：

「二小姐！你別忙，我剛才喝過茶來的。」

「這是花露，冰涼的，姑媽！你嚐嚐！」

曹姑太太對於這些姪兒和姪女，她偏愛世靜，她覺得世靜不像世貞那樣頑皮不懂事，也不像世義那樣火辣辣的性子。兄妹四人，就只有世靜不曾好好的念上幾年書，但是在曹姑太太的眼睛裏，這些念書的通品；萬萬夠不上這胸無點墨的人，她覺得世靜待人

接物，說話行動，有禮貌，有分寸，而且又難得使性子，老是那樣沉默寡言；喜怒無動於中，絕不像其餘三位兄妹，一個是陰陽怪氣，一個是焦毛火辣，最幼的世貞，却是最不成樣，好好的跟她說一句話，她回答你的，不是嘻皮笑臉，便是充耳不聞，曹姑太太對她發生好感，也就憐憫她的遭遇，她覺得兄嫂對待兒女，未免也太偏一點，憑她那樣忠厚老實，不該找上這樣一門窮親事，她嫁了過去，未必一定是如意，不嫁過去，一輩子做個老閨女，處在這樣一個家庭，也未必能安靜過日子，曹姑太太推己及人，對世靜擔上這樣一份心事，然而世靜的心事，跟她又完全相反，這是曹姑太太所猜想不到的。

世靜送上一盃菊花露，說上一句溫暖的話，博得曹姑太太這許多的愛惜和憐憫，其實這不但曹姑太太是如此，老爺子和太太也未嘗不知道二丫頭是個忠厚老實的人，月姨娘和夏淡蓮也一致認為二小姐是頂好說話的。照說，世靜處在這些人之中，終也不致於被人奚落，然而事實卻並不盡然，別說社會上一個忠厚的人做不得，就是家庭裏一個忠厚的人也做不得，這忠厚的別名，就是沒用，二小姐第一吃虧之處，便是少念這幾年書，老爺子和太太先存着一個瞧不起的念頭，爺娘先是這樣，月姨娘不必說，夏淡蓮更不必說，隨便一件事情，有時連碧螺都差喚不到，這件事情，往往就會落到她的身上。世靜第二吃虧之處，便是缺少反抗性，什麼總是逆來順受，爺娘使喚她，姨娘使喚她，哥嫂也要差喚她，她簡直忘了自己，平心靜氣的給他們做事，大家口頭上總說二小姐是好的，眼睛裏却瞧的她一個子兒都不值。

二小姐永遠忍耐着，對於父母，對於兄嫂，甚至對於像碧螺這一流人物，道長話短，她什麼都不計較，這種自制的精神，日久月深，造成了她現在這種憂鬱的性情，她不歡喜嘮嘮叨叨的跟人家說話，也不歡喜打着哈哈大笑，至多是微笑，如果是接觸到任何一個人，她臉上終是少不了溫暖的表情，叫你從心底裏浮漾起一片親切之感，現在曹姑姑太太就領略到這個滋味，當她拿起玻璃盃子，微微的呷了一口菊花露，露是涼的，人情是暖的，她心裏簡直不知該說怎樣一句話才好，夢蘭也呷了一口，笑着說：

「你們年年濾上這許多的花露，真好精神！」

「這是雙虎經手的事，年年老例，大約祖爺手裏就行上了。」

「不但是祖爺手裏……」曹姑姑太太接下去說：「是你太爺手裏開上的例，我雖也不曾親眼瞧見，據你祖爺告訴我們，那一年夏天，正是洪羊亂平以後，霍亂瘟疫，鬧得很厲害，你太爺抱着行好的心思。備了許多行軍散，痧藥水，又濾上許多的花露，逢人就送，這例子一開，收場不得，每年夏天，就是這樣辦下去，我記得我和你爸爸七八歲的時候，行軍散和痧藥水，是從上海慶餘堂藥舖裏買來的，花露是雙虎的老子，朱七濾的，朱七已經死了二十多年。雙虎只怕是快近六十歲的人了，想不到他們兩代長工，幹的都是我們家的事，但是朱七到雙虎這個過程，我們家好像落山的太陽，相差得真太遠了！」

曹姑姑太太略微有點感傷，當她說到朱七，說到雙虎，說到姓陳這個家，這中間的時

間，少說也有五六十年，這五六十年的光陰縱然不能說短，但是姓陳的變遷，却也叫人驚心，死的死，生的生。第一代，第二代。直到現在第三代，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有人說，回憶是甜蜜的，曹姑太太却有點不然，在她記憶裏的過去，愈是甜蜜，愈增加她現在感傷的成分；姓陳的變了，變得衰頹敗落，所不變的，似乎太爺一手起造的這座大屋子，然而經過時間的侵蝕，究竟也變得老態龍鍾了。

房裏兩個人聽了曹姑太太的話，除了夢蘭，她究竟不是姓陳的人，對於曹姑太太的話，一點都撩不起輕微的感覺，世靜就不同，她聽了，好像在溫習一個夢，這個夢，也有甜的，也有苦的，她凝神注視着姑媽的臉，尖瘦的下巴，橘黃的皮膚，以及聲音舉動，活像是已經死去多年的祖母，要是曹姑太太再加老十年，一頭白髮，額上再添上幾條雞皮皺紋，世靜保不定回復到五六歲的年紀，一頭撞到她的懷裏，祖母是最疼她的，童年的光陰，就在這位老人家慈愛的懷抱中，像春風一般的吹了過去，如今這位老人家去世也有十多年了，世靜好像丟了一件東西，她的心裏空虛起來，找來找去，再也找不到像祖母待她那樣的一份日子。現在曹姑太太提到過去，世靜從心底裏又浮泛起這個仁慈的影子，她凝視着八九分很像祖母的姑媽，差些兒要滾下淚來，但是她穩重和矜持的脾氣，決不會這樣做，當淚珠沒有掉下，反而是微微的笑了，雖然笑得不自然，至少夾雜着一絲苦意，曹姑太太和夢蘭也決不會體味到她笑中的眼淚。

世靜自己也感覺到笑得很勉強，端上一張矮凳子，坐到窗前，避開曹姑太太和夢蘭

的眼睛，她一手拿着芭蕉扇，遮了半張臉。

「姑媽說的對！」她輕輕的說：「別說朱七到現在，就是祖母死後這十多年，我親見親聞的，我們家比不得從前了。」

「可不是！」曹姑太太提起了精神，很興奮的說：「要是你祖母還活着，凡事都有她老人家拿個主意，你老子是生成的棉花耳朵風車心，又軟又活，什麼主意都拿不定，我說，他最不該把這個家一古腦兒都交給你大哥手裏，老話說的，上樑不正下樑歪，他自己拿不準主兒，這就別怪你姨娘成天裏咕咕咯咯吵分家。再說，你大哥也是個混蛋，明裏知道家境比不得從前，他這筒烟，早可就戒了的，他不但不戒烟，一切開派，還是照你祖爺那時候的排場，你祖爺那時候拿什麼比，手頭雖寬裕，用一個錢還得瞧瞧正反面，你大哥就不然，那怕是借來的錢，他儘管放開手去化，全都不管；再有你大嫂，我瞧她也不是個幫夫起家的人，每天伙食開支，捨不得多化一分錢，她自己私房裏，買這樣，辦那樣，連我也不止瞧見過一回二回，怪不道你姨娘直截爽快的說，她幫着自己的兄弟掙上一份家私呢……」

這一番話，倒是曹姑太太從心裏說出來的；世靜聽着，暗暗的吃了一驚，心想：姑媽是難得說長道短的，現在她也這樣說，姨娘嘴裏，自然更說不出好話，然而世靜却並不附和上去，她一生唯一的美點，就是不歡喜恭維人家，也不歡喜毀謗人家，所以曹姑太太說了一大篇話，她只是微微的笑了笑。夢蘭是個聰明人，看了世靜一眼，悄悄的拉

一下曹姑太太的衣角。

「媽！」她說：「你別說溜了嘴，要是傳到大表哥和大表嫂的耳朵裏，你……你也夾在他們的中間，何苦呢？」

世靜看她的舉動，聽她的說話，知道很不信任自己，爲了這，就不能不逼出一句話來：

「姑媽說的對……。」她老是這樣開場說起：「大哥和大嫂真有許多的不是，大約姨娘已經跟姑媽說過什麼話罷！前幾天，爲了一個碧螺，她嘮嘮叨叨早就咒過一場……。」

「二表姊……。」夢蘭搶着說：「你別聽媽的話，她就受批評人家，清官難斷家務事，她知道些什麼？」

世靜微微的一笑，心裏說，你真的把我瞧得像月姨娘一流人物了，其實我不會擦嘴舌，你可不用擔心。世靜知道夢蘭和曹姑太太雖不是親骨血，但是夢蘭對待她的後母，倒也克盡子女之道，曹姑太太對於這位不是親生的女兒，却也肯聽話的，她們真是一對好母女，有了夢蘭這樣一句話，曹姑太太也是個乖覺的人，知道女兒阻止她往下說呢！曹姑太太對於世靜，在這些人之中，僅僅瞧得上眼的一個，自以爲可以無話不說，現在有了夢蘭這話，一轉念，人心隔肚皮，保不定世靜傳了出去，白找這些冤家。世靜有什麼瞧不出來，夢蘭這樣一說，曹姑太太有點訕訕地，縮嘴不說了。這倒讓世靜難堪，不能不漂一漂明白。她心裏對於夢蘭的多疑，很不高興，但是臉上這一層溫暖的微笑，還

是保持着：

「蘭表妹，你好像有點不放心我，其實我的嘴口倒是很緊的。」

「不，我決沒有這個意思。」夢蘭紅着臉說：「二表姊的性情脾氣，我還不知道嗎？怕的是我媽高聲大嚷，除了我們三個人，雖保屋子外面還有耳朵呢？」

曹姑太太却有點孩子氣，輕輕的笑着說：

「真的，我把聲音說得太高了，那末，我還是輕輕的說好，可不是，你月姨娘和我嘮叨過不止一回，聽她的意思，似乎想三三三十一，把這個家分她一分。她說：她太吃虧了，往前老爺子當家的時候，每月十塊錢的月頭錢，那是少不了她的，自從換了大少爺當家，一上手，就把十塊月頭錢減了一半。她說，她只須夠用，什麼都不計較，但是大少爺不該一減再減，自從去年起，把那僅有的五塊錢，再減一半，因此她就忍不住了，聽她的意思，無論如何把這個家分上一分，想請我跟老爺子說去，這真叫我做了難人；要是跟你老子說罷！這話可從何說起，而且我又不知道誰曲誰直，我識得你老子的脾氣，也是個不辯是非黑白，只要他平常說得投機的人，說錯了的，也是對的，要是他平常說不投機的人，那怕是說得千對萬對，他也認爲是千錯萬錯，但是……但是我不能說罷，我真怕你月姨娘給我的麻煩，一見面，就嘮嘮叨叨的說個不休，平心靜氣的說一句話，這兩塊半的月頭錢，你大哥實在也太小氣一點，叫她實在不夠用，聽說你大哥就是一點不講道理，除了這一筆月頭錢世貞的念書，全都不理，還是你月姨娘向別處張羅來

的呢？據你月姨娘說，你大哥對待自己人太刻薄，對待外人太豐厚，舅爺子常年在這兒吃飯，別去說牠，單論這一箇烟，也是常年供給他吸，土這樣貴，一個月就抵得他們一年的用賬，一年就抵得他們十年的用賬，姓陳的不是在生產，却是在賣田，要苦大家苦，苦也苦得情願，現在自己吃苦，外人享樂，她不願意，也不服氣……」

「難道大表嫂家裏没人了嗎？」夢蘭輕輕的問。

世靜搖了搖頭。

「早完了！」輕輕的回答。

「完得這樣快，記得大表哥結婚那一年，姓夏的也不是轟轟烈烈的嗎？」夢蘭又悄悄的補上這一句。

「從前是好的，可是現在……」世靜微微的搖搖頭：「現在真不行，算來大哥結婚到現在，也不過短短的十年，這十年之中，姓夏的衰敗得比我們更快。他們敗的原因，也爲了這箇烟，他們的老嫗伯是個老癮頭，嫗伯母也是個好槍手，輪到這位舅爺子，不料也染上了這個嗜好。你想，一門三槍，他們家跟我們一樣，全憑依靠租子吃飯，這幾年來，租子收不起，白飯不算，外加這三人的黑飯，那兒週轉得下，因此也就不得不賣田，照說，他們家的田產比我們家多上一半，不致於完得這樣快……。」

「對！我也這樣想，不致於完得這樣快罷！」

「但是，他們家什麼都完了，不但是田產，連帶房屋也賣了，其中的原因，就是老

姻伯太糊塗，他不但愛上一筒烟，而且也愛賭，一小半的家產喪在烟裏，一小半的家產喪在賭裏，照說還有一半，他終不致於全部完結。但是……但是……

世靜真像說着故事一般的說下去，慢條斯理，一絲不亂，她往往說到一個段落，就會停頓一下。夢蘭是個急性子，當她一停，趕着就問：

「怎麼樣？還有一半完在那裏呢？」

「你也許猜想不到……」世靜搖着扇子，微微的笑着說：「老姻伯半百年紀，却是最愛沾花惹草的人，東也要上個姨太太，西也弄上個姨奶奶。這一半家產，就丟在這些女人身上，等到他什麼都賣完，這些姨太太和姨奶奶一個個跑的跑了，溜的溜了，再要下去，他們實在也活不下去了，三年光陰，第一年這位老姻伯先死，第二年，姻伯母也跟着死，再隔一年，舅爺子的媳婦兒也氣死了，舅爺子草草的辦過喪葬以後，光棍兒一個，索性把已經賣去的屋子，再加一加絕，他往什麼地方去呢？自然是找他姊姊和姊夫幫忙，其實舅爺子不但沾了我們許多便宜，他們早先也不知借了我們多少，月姨娘說得太露骨，她的話倒是對的。」

「原來是這樣！」夢蘭噓了口氣，不禁也搖起頭來：「這麼說，別說月姨娘不服這口氣，連我也不服這口氣，二表姊，你的心地是頂好的，唯有你什麼都不計較。」

「計較什麼？有飯吃就得了，而且我也沒有這個力量，我好好的對待他們，他們尚且不叫我好，要是我也湊在月姨娘一起，大家少不得烏眼雞似的，更要大門一場！」

夢蘭聽了世靜這些話，不禁微微一笑，這一笑，倒像包含着一句說不出口的話，這一句話，就是說：「二表姊！你真太懦弱了！」然而世靜總是這個脾氣，她是什麼都不計較的；她明眼瞧得出夢蘭這笑的用意，她却不歡喜跟夢蘭說破，僅僅也微微的一笑，算是對夢蘭一個幽默的答覆。

曹姑太太却爽直，她說道：「二丫頭真可憐，處處低頭做矮人，你一辈子忍氣吞聲過日子，連我也不服這口氣……。」

世靜搖搖頭，又把扇子遮住半張臉。

曹姑太太又說：「你老子糊塗，有兒有女，娶什麼小老婆，他不見姓夏的下場，一半還不是壞在女色上面，老話說的好，若要家不和，娶個小老婆，他一大把年紀，連這個都不知道……。」

夢蘭對於曹姑太太說話的態度，總覺得好像有點刺耳，她一下子罵上了這許多人，先是還輕聲，到了後來，她什麼都忘了，高聲大嚷，一切都不顧。夢蘭輕輕一拉她的衣角，幸而她縮嘴的快，門外氣喘喘的跑進一個人來，結着舌頭說道：

「姑太太在這兒嗎？姨奶奶跟四小姐打起來了，快去勸勸罷！」

大家在燈光裏一看來人，原來是碧螺。及至聽了她的話，曹姑太太站起身子就走，夢蘭和世靜也跟了去，她們走出房門，老遠的聽見樓梯下面有人高聲嚷着：

「你們快別打自己人，要打我介紹你們打東洋人去……。」

這說話的，不必聽口音，聽那語氣，就知是焦毛火辣的世義。

第四章 四妹和姨娘的小糾紛

東樓上已經鬧得一團糟了，太太得了訊，忙從樓下趕到樓上，當曹姑太太踏到月姨娘的房裏，世貞的哭聲，格外要響了些，月姨娘嘮嘮叨叨的訴說着世貞許多的不是，夢蘭和世靜掩在房門口，先不走進房去，聽了半天，月姨娘句句說的是世貞，其實句句說的不是世貞，她們懂得月姨娘打的是反面鼓，夢蘭倒擔心曹姑太太也是個說話不防頭的人，這些夾纏的事情，叫她從那兒勸起，那時候，太太沒有插嘴，月姨娘指手劃腳，說的正高興。

她說：「姑太太！我是叫化兒坐涼棚，四面都沒依靠的人！所依靠的人，所依靠的，也就是這麼一個孩子，我苦苦的把她撫大起來，別說這十多年心血，化的夠苦，就是她從小學念到初中，這五六年一筆學費，大少爺那邊從沒有拿到一個子兒，我節衣縮食，還幫着人家做了許多針線活計，才培植她念上了初中，我不巴望她怎樣的孝順我，但求她依順我，別跟我烏眼雞似的，瞧的像冤家一樣，我進了姓陳的門，沒吃好，沒穿好，一個月拿兩塊半的月頭錢，比個老媽子都不如呢！」

她這番話，太太和曹姑太太聽了，心裏覺得很不舒服，站在房門外的夢蘭聽着，也覺得非常的刺耳。這叫她們從何勸起，一時房裏却沉默下來。世貞的哭聲也從響亮而慢

慢的打着抽噎。月姨娘反而息索索的哭起來了，房外的夢蘭禁不住笑了笑轉過臉去：

「二表姊！」響輕的說：「這不像是她們母女鬥氣罷！」

她說了這話，世靜並沒有回答，房外是陰暗的，她雖瞧不見世靜的影子，用手一摸，就知世靜早已跑了。

舊曆的七月初七八，月亮已經有了，缺的成分多，圓的成分少，歪斜缺角的吊在樓窗外面的薔薇樹上，一排排破舊的雕花螭殼窗，全都打開了，走馬堂樓並不浸沉在無邊的黑暗裏。月光像輕霜薄霧一般，從窗子外邊灑將進來，灑遍了每一個角落。夢蘭的影子，斜斜印在走馬堂樓的白粉牆上，慢慢的從白粉牆移到樓板，她已經離開月姨娘的房間，沿着走廊，似乎仍舊回到西樓去找世靜，她走得很慢，低着頭，好像在沉思什麼，剛走過梯子，不防梯子上也有一個影子，正在撲上樓來，沉濁的步伐，踏在破舊的梯級子上，聲音有點刺耳，夢蘭停了步，一手撫住胸口，驚慌而急促的問：

「誰？」

「蘭表姊！你嗎？呆在這兒幹麼？」

這是世義的聲音，世義像一頭貓，還有四五級距離的梯級子，他一手拉住欄干，一蹑就蹑到樓上來。

「當心摔下去！」夢蘭禁不住一拉世義的衣袖，輕聲笑着說：「你不是睡在樓下，上樓來幹什麼？」

「找四妹！」

「你別去找她，她正跟姨娘嘔氣呢！」

「正爲的是嘔氣，我才找她！」

「不行！我知道你存心鬧脾氣，不准去！」夢蘭撮着嘴，又拉世義的衣袖，世義忙笑着說：

「我不是跌子，好端端的鬧什麼脾氣。」

「那你就別進去，你一進去，保不定你姨娘三句話兒就牽到你的身上來，憑你這個性子，只怕……」

「不會！我決不會……」世義搶着說：「我是勸解去，並不是打架去，我把四妹叫出來！由她一個人去吵嘴，蘭表姊！你上那兒去？」

「我找你二姊去！」

「你別去找她，你在這兒等一下子，等四妹來了，我們一塊兒到後園去談天。」

世義的脾氣，夢蘭是知道的，他怎麼說，就怎麼做，心裏想，這樣烏沉黑夜，還到後園去談天，讓太太們知道了，少不得又嘍咕一番。然而世義既有這話，料知没法收回，而且他也決不會徵求夢蘭的同意，他太倔強，總是把自己的意思操縱了人家的意思，老爺子和太太不歡喜他，也就爲這點。夢蘭對於他，却有點不同，她把世義看得像英雄一般的人物，一言一動，處處流露出一個青年的典型，他跟大表哥相差得太遠

了，這一對弟兄，處處站在相反的地位，沒有一處可以妥協，在朦朧的月光裏，世義黑亮的眼珠，在夢蘭的臉上打了一個轉，又緊緊一握夢蘭的手，一轉身，大步向月娥娘的房裏走去。

不多一會。世義拉着世貞的手，從房裏走到梯子旁邊來。世貞一隻手掩住了面孔，輕輕打着抽咽，當他們走到夢蘭的身邊。夢蘭就從世義的手裏拉過世貞的手來。

「老四！」那聲輕輕而又詼諧地：「這麼大的孩子，哭的眼紅鼻腫，不怕羞嗎？」
「你別取笑她！」世義笑着說：「她氣的快把腔子裏的心都要炸了，我們現在先別問她，到後園裏去再說罷！」

世義這樣說，要是在平常，世貞第一個高興，一跳一蹶的，早跑下樓去了，現在她有點扭妮的樣子，微微的聳着肩膀一抽一咽的依然還在吞聲欲泣。世義並不理會她，一個人先跑下樓去，夢蘭想跟世義說一句話，「這樣深夜，只怕園門早鎖了，別往那邊去罷！」但是世義跑的太快，別說跟他說一句話，就是一個字，也不會聽進耳去，夢蘭拉着世貞的手，趁着窗子外面漏進來淡淡的月光，慢慢的走下樓梯。

樓下靜悄悄的，除了東廂房，老爺子還在那裏抽煙，從窗戶裏漏出一星燈火，其餘各處，烏沉沉，黑沉沉，燈火全熄了。世義悄悄的站在樓梯的轉角處，他看到夢蘭和世貞走下梯子，便向她們招了招手。

「園門早鎖了，不用去罷！」夢蘭輕輕的說。」

「沒有！我沒看見雙虎走過呢？只是老爺子還在東廂房抽大煙，我們不用走上房，就抄着廚房裏那條小弄走罷！」

世義出了主意，老是不徵求人家的同意，他一抬手，轉身就走，穿過樓梯下面一間雜作房，迎面有一扇雙合門，從這門便通着廚房柴房，也通着後園，那裏有一條狹長的街堂，兩邊是烏黑的高牆，連個窗門也沒有，而且地上又潮濕，又骯髒，白天憑着屋頂上面幾處玻璃天窗，還有一絲亮光，到了晚上，無論月色怎樣好，這裏總是黑黢黢的。夢蘭踏進門，伸手不見五指，一種殘餘的油膩氣及柴灰氣，往鼻子裏直沖，她禁不住打了一個惡暈，心裏也害怕起來，這就堅決的反對：

「我不去！」

「爲什麼不去，時候還早呢？」世義說着話，一個人摸在黑暗裏，早向前邊走去，夢蘭驚叫起來。

「三表弟！你一個人往前跑，我們可跟不上你，你快來攙上這麼一把！」

「不用他攙，我是熟路！」世貞忽然說起話來，聽她的語氣，好像忘了剛才吵嘴那回事，她又回復活潑輕鬆的動作，把夢蘭的手，緊緊的握住。夢蘭簡直成了一個盲人，全憑世貞作主，她把耳朵當了眼睛。世貞說：「這兒一個泥坑，該向左走，」又說：「這兒一塊石頭，當心拌了腳。」她一一都聽從了世貞的話跟隨了世貞的動作，慢慢的走盡這條陰暗的黑街。

轉過灣，迎面露出一星燈火，夢蘭不由鬆了一口氣，讓世貞打前，自己跟在後面，世義已經走近燈火的地方，燈火在微微的閃動，也慢慢的移近他們的身邊，世義在前面叫了起來：

「雙虎！你不用鎖門，我們還要上園裏去呢！」

「太晚了！哥兒們！明天去罷！」雙虎蒼老而又溫和的聲音，聽了以後，叫世義不能立刻違拗他的意思，他把手裏的玻璃風燈，高高的舉了一舉，燈光照着世義的臉，也照着他的臉，一臉的雞皮皺紋，刻上一個溫暖的微笑：

「是三哥兒！」喃喃的自語着，然後把燈光挨次照到夢蘭的臉上：

「是蘭小姐！」

「是四哥兒！」

世貞抿着嘴，背着兩手，一挺胸脯：

「不行！我們一定要去！」

夢蘭回頭看世貞，一張淘氣的臉，不遜臉上的淚痕還沒有乾，十足表現出一個頑皮的孩子，心裏想，好個沒記性的孩子，剛才的事，她竟全盤忘了，雙虎聽了她的話，伸手在她的頭上摸了一摸。

「四哥兒！你明天不是還要上學去嗎？……」

「你老糊塗，我不是早放暑假了嗎？你別嚇我，你嚇不退我們的。」

世貞偏着臉，撅着嘴，連雙虎也皺起一臉的雞皮皺紋，眯着眼睛笑了，世貞對於任何人，總是一路的硬派作風，惟有雙虎，才肯讓步三分，這並不是怕他，唯一的原因，倒是雙虎很聽他的話，世義童年的光陰，一大半消磨在這位老家人的懷抱裏，這老人的忠厚和誠懇，深深的烙在世義的腦膜上，他從沒有厲聲疾色的對待過他，而雙虎呢！也從沒有說過小主人一句不好的話。現在世義並沒有開口，世貞先搶着說了，雙虎當然瞧得出來，除了他們姊兒倆，還有一個客人曹夢蘭，就憑這一點，他當然不會拒絕他們到園裏去，相反的，他們把園門的鑰匙和玻璃風燈，都交到世貞的手裏，世貞拿着燈，倒不由一楞。

「園裏漆黑一片，拿個燈去罷！」他笑着說：「只是玩一下子就回來，讓老爺子知道了，那才說我老糊塗，回來的時候，仔細把後門要鎖好，那個鑰匙，明天讓三哥兒交還我罷！」

他說畢這話，僕腰曲背的向前走去，一會子，背影就在黑暗中消失了，世義禁不住點了點頭，世貞一張掛着眼淚的臉，也在燈光中微笑起來，這個情形，世貞簡直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她哭得容易，笑得也容易，天大的事，在於她，簡直不當一回事。

他們覺得今天晚上是很快樂的，雪亮的燈，拿在世貞的手裏，照着他們走路，輕輕的下了後園的門門，開出門來；月亮像水銀一樣的瀉了進來，一陣輕淡的風掠到臉上，雖不十分陰涼，却至少感覺到一點爽快，走出門，下了石級，沿着高牆旁邊的甬道走

去，那時候，通上房的月洞門，已經關上了，世貞打着風燈走在前面，夢蘭夾在中間，世貞跟在最後，從牆邊轉到鵝卵石鋪的小徑上，穿過一帶密密叢叢的竹林，直達到外牆旁邊的茅亭上來。

這茅亭，建築在一個土墩上面，離地約有四五尺的高度，從這裏，俯視外牆外面的小河，鐵路，以及浴在朦朧的月光裏一片蔥綠的田野，仰起臉，內牆裏面透露出烏黑的屋頂，牆上的梅花洞裏，閃動着幾點燈火，他們很熟悉的辨認得出，這是月姨娘的房，那是世靜的房，當中兩處，燈火比較小一點，一間是老爺子的房，一間是曹姑太太的客舍，這屋子沉浸在淡淡的月光裏，從外表看，只覺得古老沉默，牠好像永遠與世無爭，然而一問牠的內容，住在這屋子裏的人，簡直是天天打架，天天爭吵，也許有這麼一天，這屋子毀了，人也散了，遺留下來一片夕陽衰草，這才是一個永遠安靜的世界。

這三個人；夢蘭是個局外者，她不會有這樣的感想，世貞却想不到這些，唯有世義，當他在一腔憤怒的時候，簡直什麼都可以毀了，他們坐在亭子的甯檯上，似乎各人都想着心事，大家都不說話，世貞低着頭，從衣袋裏掏出一個手包來，打開手包，裏面是一大把南瓜子，她撮了一小把送給世義，又撮了一小把送給夢蘭，她這個淘氣的舉動，才使夢蘭禁不住出聲一笑。

「笑什麼？」世貞瞧着夢蘭的臉，莫明其妙的問上這樣一句。

「我笑你……」夢蘭還是笑，笑得更高興的樣子，「四妹！你別吃南瓜子，先找塊

手帕，揩揩你的眼睛罷……。」

說到這裏，就在身邊拿起琉璃風燈，高高的舉了舉，燈光照到世貞的臉上，世貞一紅臉，忙低下頭，伸起手來，拿個食指亂搓着眼睛。

「我不依！我不依！你老是羞我！」

「誰羞你！你臉上的招牌不是顯而易見的嗎？你太沒記性了，哭的是你，笑的也是你，剛才你們娘兒倆究竟鬧了怎麼回事，值得這樣大哭小喊的……！」

「我不知道，你別來問我……。」世貞撮着嘴，白了夢蘭一眼。

「這可奇了！你們自己鬧的事，怎麼別來問你！」

「對！你別來問我！」世貞聳了聳肩膀，微微的一笑，「你不相信我罷，我得告訴你，我真的不知道爲了什麼事，總之我們三天二日，總是鬧上這麼一鬧，人家說我的脾氣不好，其實呢，我娘的脾氣，不見得比我好，常常是好端端一點也不爲什麼，她想到什麼心事，那個壞性子馬上就會使出來。她找不到冤家對頭，這就找到我，我是她的出氣筒，她一肚子鬼心事，叫我怎麼會知道。」

「你依順她一點就是了……。」

夢蘭順口說了一句，世貞立刻轉過臉來。

「依不好，順不好！」他把嘴皮上兩片瓜子殼唾的老遠，帶點生氣的樣子說道：「她這個娘比不得你這個娘，姑媽對待你是怎麼樣的？姨娘對待四妹又是怎麼樣的。一

樣是一個娘，而且你和姑媽還不是嫡親的母女呢？姑媽待你是慈愛的，你待姑媽也孝順的，可是姨娘和四妹，她們是嫡親的母女，母親先是自私刻薄，叫女兒怎麼能依順，母親叫女兒做小偷，難道女兒就依着母親做小偷嗎？」

世貞拍手笑道：「三哥這話說的有勁，我的娘真的就是這麼回事，我不能依順她，我巴不得她不當我女兒，好讓我也不當她是我的娘……。」

「四妹近來也學着你三哥那個行爲，我覺得太倔強一點，」夢蘭笑着說：「你不瞧見你二姊那個好性子嗎？她的含養功夫才叫人家佩服呢？」

「佩服？」世貞一撇嘴說：「讓人家佩服了，只是苦了她自己……！」

「嘿！」夢蘭挪近世貞的身邊，輕輕的說：「二表姊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幾天，我瞧她好像越發憂鬱了！」

「還不是爲了她自己的親事！」世義淡淡的回答。

「姓孫的愛她嗎？」

「很愛她，只是他們不能夠見面，勇立考上了軍校，不能夠回來，好容易今夏畢了業，忙着就要入伍，現在中日戰事一發生，他不知道派在那兒作戰，所以更不容易回來。」

「孫家不是在舅舅面前提過親嗎？他不能回來，怎麼能結婚呢？」

「這話是在上海戰事發生之前提的，現在當然談不上了，其實二姊太也想不穿，她

只知家裏阻止她結婚，她却想不到事實上勇立是決不能結婚的，要是我換了二姊，有了這樣一個未婚夫，正是高興，正是驕傲，何必立刻就就要結婚，將來戰爭完了，他們不是一樣可以結婚嗎？而且勇立這個人，忠厚誠實，別人不知道，我跟他同了多年的學，知道得很清楚，他不以二姊少識幾個字就看不起她，相反的，他很看重二姊，所以決不會靠不住。」

世義有世義的理由，他是絕對的英雄主義者，這和夢蘭的見解，頗有不同的地方，夢蘭雖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她究竟是個女子，絕對沒有世義那樣的血氣，而且在曹太太那種十八世紀所有的思想薰陶之下，她和世義的思想離得太遠，世義是很關心她的，有時候發覺她的錯誤，他總是不惜費上多大的力氣，把她矯正過來，夢蘭的脾氣，決不像性陳的這些人那樣固執，有時候爲了某一件事情跟世義爭吵起來，他認爲自己是對的，但是一瞧世義那種固執和倔強的脾氣，爭辯得滿臉通紅的時候，她就甘心認輸，就讓世義去佔了上風，經過幾次的爭辯。世義對於夢蘭，很不客氣，然而夢蘭對於世義，倒並不是爲了見解不相同，就跟他合不上來，相反的，她覺得世義有許多可愛的地方，除了那個壞性子，他是爽直勇敢，說話舉動，處處表現出一個有魄力的青年，在夢蘭的私心裏，老實說，她愛世義。因爲愛她的緣故，他們之間爭辯的事情，也就層出不窮，在這些爭辯之中，夢蘭似乎在試探世義這個心，是不是永遠是這樣，永遠是不變的，不過現在世義這番話，他叫世靜犧牲婚姻。夢蘭覺得，犧牲婚姻是可以的，但是二

表姊却不能犧牲她自己，她跟她母親一樣有一種傳統的思想，她瞧不起孫勇立那樣寒素的家世，更瞧不起軍人，她開始懷疑，二表姊何必一定要嫁那個性孫的，世界上更好的男子不是多着嗎？

爭辯就是這樣開始，當世義說完話，夢蘭只是搖頭。

「你覺得我的話不對嗎？」世義問這話，很有點焦急的樣子。

「你不知道二表姊多大年紀呢？」夢蘭反問這樣一句。

「二十五歲！」

「得！她再能等多久時間呢？」

「照你這麼說，她該結婚。」

「該結婚！可是我不讚成像二表姊那樣的對象，我討厭軍人。」

爽快，直截，夢蘭難得有這樣果敢的說話，世義聽了，不由怔了一怔。

「爲什麼不讚成！」

「因爲軍人的生命太靠不住，在這個時候，隨時隨地可以死！」

「要不是軍人呢？」

「當然，這就好多了，就像我們一樣，戰爭雖開始了，我們總不致於上前線去，照

樣的吃飯睡覺，很太平的過着日子！」

「你太自私，你太瞧不起人……。」世義禁不住呼呼的冷笑了幾聲，一挺胸脯從窗

櫃上站了起來，一手指着夢蘭的鼻子，那麼尖刻的：

「你把自己的生命瞧得太重！」

「當然！我爲什麼看輕自己的生命呢？」夢蘭偏着臉，嬌態地說。

「難道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在於你，竟找不出來嗎？」

「那除非是名譽，但除了名譽，在於我，竟找不出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

針鋒相對的，世義板住了一張嚴肅的面孔，夢蘭的臉上，却永遠褪不掉這一層淡淡的笑意，她對答得極隨便，好像是開着玩笑，但是世義那副認真的態度，叫人瞧着真有點好笑，在燈光裏，一望而知他的臉已經漲得通紅，眼睛睜得銅鈴那麼大，一種壓力似乎就要加到夢蘭的身上，夢蘭一瞧神氣不對，忙又掉轉話鋒：

「二表弟，我跟你鬧着玩兒的，你……你就是這個脾氣！」

「對！我就是這個脾氣，你除了生命和名譽之外，簡直找不出更重要的東西嗎？」

「比這個更重要的，還有什麼呢？我想世界上除了牠，比牠更重要的……」低下頭去，沉吟了一下子，這就搖起頭來：「沒有！沒有！」

「沒有？」疑問的，忽然又加重了語氣：「你不能老是打算你自己，除了你自己……」

「除了我自己，還有什麼呢？我可想不出來。」

「國家！」用一種激昂的語調，說出這樣兩個字。夢蘭却還是搖頭。

「那又不是我一個人的！」

「這究竟是誰的呢？」

「這是大家的！」

「難道你一份子都沒有嗎？難道你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嗎？」

「你別跟我磨牙！我看重我的生命和命譽，那是不會錯的！」

夢蘭對於世義這種步步緊逼的質問，起先還用玩笑的口吻，跟他對上一陣子，後來愈逼愈緊，不覺由厭惡而帶點生氣的樣子，她撅起嘴，低下頭，不理會世義的話。世貞在旁邊嗑着南瓜子，沉默了半天，現在却忍不住插進嘴來：

「你們開辯論會嗎？我給你們判斷一下，誰的理由對。」

「好！誰的理由對！四妹！你說！」

世義簡直要把這問題弄清了才肯罷手，他慫恿着世貞快說，世貞抬起臉，想了一想：

「三哥是個愛國主義者，他是對的！」

世義不由的把身子一蹶。

「蘭表姊！這還有話說嗎？四妹都這麼說……。」

「你別忙！」世貞頑皮的一笑：「但是蘭表姊也對的，她愛她自己！」

「你等於沒有判斷，這不行！」

世義的眼睛睜得更大了，從他的態度上，好像要舉起手來打人，世貞把身子一縮，搖着手，似乎阻止着他正要發動的那個舉動：

「三哥！得啦！你們這樣爭辯下去，不是快要吵嘴了嗎？所以我說你們都對。蘭表姊也不曾錯，她愛她自己，自己的生命和名譽不是更重要嗎？」

「但是在這個時候，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她不應該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國家民族更重，她不應該瞧不起軍人，這是什麼時候，我們國家的興敗存亡，都維繫在軍人的身上，他們是勇敢的，神聖的，我們該敬佩他們，擁護他們。蘭表姊枉讀了幾年書，她的思想，不及一個不諱書的二姊，她太自私，只有一個小我的觀念，在她的心中，她所崇拜的男子，並不是勇士，却是那行屍走肉醉生夢死的亡國奴。蘭表姊！我希望你嫁上這樣一個理想中的男子，但是我得警告你：這樣的男子，他的生命不致於比軍人更靠得住，他也許更容易死，敵人的槍炮，決不會辨別出軍人和平民，也許就在這幾天，敵人的轟炸機，光顧到我們的頭上，第一顆炸彈丟下來的時候，並不會丟中了軍人，却丟中了你理想中的男子，也許丟中你，到那時候，你把生命看得像泰山一樣的重，又有什麼益處！」

世義這一大篇激昂慷慨的話，簡直把夢蘭說得無地可鑽，夢蘭想不到一句平常的話，引出了他這麼多的牢騷，心裏暗想着，我又沒得罪他，他却向舌尖鑽刻薄，存心跟我嘔氣，想到這，禁不住鼻子一酸，一頭撲到世貞的膝蓋上，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蘭表姊！我這些話，不是都說到你心眼裏去嗎？」

「這兒不開會，用不着你演說，給我走！」

世貞丟了手裏的南瓜子，扶起夢蘭，兩手推着世義的肩膀，把他推出茅亭外面去。

這一晚的結果，不用說，夢蘭當然又認輸了，但是世義的話，在第二天也就證實。到了第二天，那是吃過午飯的時候，敵人的飛機，果然飛臨到這小小的縣城裏來，第一顆炸彈丟在城外的鳳尾橋旁邊，陳家住在城內，離鳳尾橋不能算近，但是接連的轟然幾聲，門窗屋瓦，一齊搖撼，不但陳家的人全都嚇呆，整個縣城，完全也騷動起來了，月姨娘第一個哭出聲來，比較鎮靜的還是老爺子，當轟炸以後，外面就有人傳進來鳳尾橋旁邊死傷了不少的人，老爺子忙問家裏的人全不全，大家慌亂一團，百忙裏才找起來，這一找，別人都在，却少了一個世義，太太禁不住也哭了，趕緊打發雙虎去找尋，雙虎沒有走，世義濺滿了一身的鮮血，笑嘻嘻的趕回家來，太太那裏看見過這個情景，只當是受傷了，但是世義沒有受傷，他是做了一件最有意義的救護工作，所得來的成績。

大家少不得都埋怨他，老爺子更罵上了，百忙裏曹姑太太要趕着回去，但是這幾天的大車，那裏能搭得上，曹姑太太和老爺子，差不多商量了一夜。老爺子的意思，憑她們都是女流，既然來了，要是真的逃難，大家逃在一處，也有個照應，何必一定要趕回去。曹姑太太却放不下省城裏這個家，商議的結果，她一定要走，她要回去理一理細

軟的東西，好作逃難的資本，老爺子無法挽留，只得由她走，又過了一天，那是一個月色朦朧的晚上，雙虎點上個玻璃風燈，把曹姑太太和曹夢蘭送上車站去，這一晚，火車裏簡直插不下針去，曹姑太太好不容易擠了上去，夢蘭却無法搭上，依然跟着雙虎回來。

日子在驚慌中溜過去，敵人侵略的火焰向四處伸張，戰事高速度的發展下去。夢蘭沒有走，但是火車斷了。

第五章 轟炸下的一家

日子過得有點緊張了，上海近郊兩軍對峙着的形勢，慢慢的轉移了據點。國軍的據點，一天一天在消失，戰禍像一把燎原的野火，迅速地蔓延開來，縣城裏，自從經過了鳳尾橋的轟炸，接連第二次的轟炸，便是離陳家不遠的火車站，那一天，是一個初秋的正午，一列上行的軍用列車，正從杭州開到上海去，剛到縣城的車站，警報響了，不多一會，敵機已經出現在天空，火車來不及逃避，直挺挺的蹲在發亮的路軌上，這樣一個顯著的目標，那是無可掩飾，敵機從數百米的高空，像一頭餓鷹直撲下來，機翼迎着風勢，發出一種尖銳的聲音，這聲音，叫人聽着，立刻會麻木了神經，迷糊了神智，什麼都想像不出，所想到的，只有一個死字，像一個判決死罪的囚犯，在執行一剎那間，所期待着一個痛苦的嚐試。

當第一顆炸彈在地面上爆裂的時候，老爺子已經躲在東廂房的桌子底下，兩手抹住

了頭，他所能想像的，只有一種世紀末毀滅的痛苦，他忍耐着須臾的生命，等待着剎那的結束。屋子裏只有他一個人，妻子，兒女，離得他遠遠的。他想，他從此離得他們更遠了，這樣生硬的拆離，很有點不甘心，但是這無可如何的事實，不使他再有片刻的留戀，他想，丟了也罷，橫豎兒女給他的，一樣也是一種痛苦，死得爽快點罷，他默默的祈禱着，要是活着比死了更痛苦的話，他願意死，他似乎什麼都丟得下，當敵機尖銳的叫聲，在半空裏滑下來的時候，他準備死了，但是是一個人真要達到必死的時候，至少還有一點生的留戀，他睜開眼來，看到窗子外面綠油油的梧桐樹，他想起已經死去的太爺，想起這古老的家，想起自己，更聯想到兒女，他意識到一顆炸彈，不但把自己毀了，簡直是縱橫今古，什麼都可以毀的，這是理所必然的，當炸彈從半空裏落到屋面上，不必說自己的生命，就是太爺在近百年前所辛苦經營的心血以及自己一手撫育成人的兒女們，什麼都消失在這一分一秒的時間裏，他覺得不甘心，他不能讓自己生命以外的人和物，跟他一樣的毀滅，一絲都不留下痕跡。希望！只是一個希望，希望半空裏掉下的炸彈，滑過他們的屋面，從毀滅裏逃出來，他至少還有一個生的要求，這要求決不能跟侵略者的武器去說情，也不能拿自己的力量去抵抗，他只是個空虛的要求，喃喃的祈禱着虛無漂渺的神明，來拯救他們這千鈞一髮的劫難，這時候，不但老爺子如此，太太和月姨娘也如此，甚至連年青的一輩，如夢蘭，世靜等，都有這樣一個要求，要求那虛無漂渺的神明，賜給他們一個生的希望。

如果這可憐的要求，果真能感動神明的話；他們一家的生命，都是在神的威力之下所拯救他們出來的。敵機尖銳的叫聲，像一枚針直穿進耳朵裏，當炸彈着地一秒鐘之前，驚慌得連呼吸都透轉不來。月姨娘是個出名的膽小人，她跟上了太太世靜等許多人躲在柴房裏，柴房的天窗上，掠過了敵機銀色的翼子，翼子上一圈又紅又大的太陽徽，射進月姨娘的眼睛裏，月姨娘一翻身跌仆在柴堆裏，她似乎昏迷了過去，直等到瘋狂的炸彈在四周炸裂的時候，一陣劇烈的震動，把門窗屋瓦都飛舞起來，不但是月姨娘，什麼人似乎都昏迷過去了。

他們從毀滅的網眼裏漏了下來，炸的不是他們家，是整整長長的一列東行的火車，連帶波及的，還有紅牆綠瓦的火車站，這時候，敵機已經飛遠了，從後園那邊捲來了一股烏濃的黑煙，彌漫在天空，屋子裏到處是灰塵，到處是硫磺味，他們從柴裏爬出來，好半天找不到門戶，眼前是一團黑——一團黑——簡直是一個黑夜，月姨娘止不住放聲哭了，這一哭，這才把許多人從迷糊裏哭醒過來。

「門呢？門呢？」

夢蘭叫着，踏着一地震下來的玻璃碎片，吱啞吱啞只是打亂轉，太太坐在柴堆上，她的膝蓋上重重的壓着一個世靜。

「你老壓着我幹麼？我的腿子快給你壓斷了……。」

她輕輕的把世靜推了推，世靜從太太的膝蓋上站起來，幫着夢蘭去找門，門沒有找

到，世義和世貞的聲音倒在外邊響了進來，太太有點不耐煩的跟月姨娘說：

「你哭的沒名份，炸彈又不曾丟中了你！」轉過來又向夢蘭說：

「你快把世義叫住……！」

「三表弟！三表弟！」

世義高聲在外邊笑着回答：

「你們老躲着沒中用，飛機早跑了！」

「門呢？」

「這不是門？」世義在門板上剝落剝落彈了兩下。

夢蘭禁不住笑了，原來門就在她的身邊，她覺得自己真昏迷了，連這一點最簡單的思想都沒有，笑彎着腰把門開了出來，門外是一樣的籠罩着濃厚的灰塵和濃厚的硫磺味，充塞在平常就是陰暗潮濕的祠堂裏，要不是通上房那扇雙合門裏跳躍着一絲陽光，真會疑心到這世界已經炸翻了一個身。

走出門來，兩條腿子禁不住還在打顫，東西廂房一排玻璃長窗，找不到一塊完整的玻璃，滿地是玻璃屑，偶而有一兩塊玻璃，還完整的吊在窗框子上，却是險伶伶地跟框子已經脫了節，禁不住一陣微風，大塊的玻璃從半空裏掉下來，嘩喇喇一聲，別的不打緊，可把神魂剛定的月姨奴，頓時又轉白了臉色，拚命往桌子底下鑽，大家禁不住都笑了，世義却大聲的嚷了進來：

「這是那兒的話，我們的軍隊睡在夢裏，連一鎗都沒放，由他鬼子大模大樣的來炸！炸！炸！你們瞧瞧去，一大串的車子炸完了，車站也炸完了，從後圍裏看去，大舌子正往上竄呢……。」

「你別大聲大氣的，飛機還沒走呢？」

月姨娘在桌子底下亂搖手，她要止住世義說話，世義倒不曾發現桌子底下鑽着這樣一個人，低頭一看，笑了起來，這時候，遠遠的傳來了拉長的汽笛聲，月姨娘的臉色轉得更白。

「這叫的什麼？飛機又來了？」

「不是！這是解除警報！」世義說：

大家都鬆了口氣，接着是世仁夫婦來了，夏如炎也來了，屋子裏的空氣，顯得有點生氣，月姨娘從桌子底下爬出來，她方才相信飛機是真的走了，大家聽着夏如炎這一張飛花四濺的嘴，描繪着敵機投彈時的那個光景，表現得有聲有色的，世義老不信他這一大篇鬼話，一溜烟的向外邊走，老爺子顛危危的坐在藤椅裏，就只注意着這個最不安份的孩子，世義一溜脚，老爺子就說：

「世義……。」

世義走到門口，只得把腳站住了。他回過頭來，瞧了老爺子一眼：

「你這又是上那兒去了不是？」

「不上那兒去，我隨便走走！」

「你老是個脾氣，滿街裏跑，跑的成天裏找不到你……回頭飛機來了，大家都代你擔着心事，你不用出去，這時候，什麼都亂哄哄的，你出去幹麼？」

世義聽了老爺子這話，心裏雖不高興，一想大家都喪魂落魄似的，瞧着却也可憐，因此老爺子的話，他沒有駁，慢慢的從門口踱到匠塌旁邊，雙虎拖着沉重的步子，緊跟着走了進來：

「太太小姐們打算怎麼樣？」

「怎麼樣？外邊怎麼樣？」月姨娘趕着就問：

「外邊逃的人很多呢？」雙虎說，他頓了頓，「要不太太們先到鄉下去避上幾天吧？鄉下安全得多，保不定這幾天還要來炸呢？」

「這再好也沒有了，女人和孩子們先走，我和世仁暫時再守上幾天。」

老爺子肯定的說，他抬着臉看完了每個人的臉，大家的臉上都表示得和老爺子一樣的堅決，惟有世義却有點不然，他從匠塌上站了起來，淡淡的說：

「讓我也留下罷！」

「不行！你第一個不能留下，你第一個該走！」

太太笑着說，引得大家又笑了，就在這時候，雙虎悄悄的退出去預備借船，大家丟下了夏如英，各自去打點一些衣裳被褥。

初秋的日子，穿戴都輕便，用不到帶大件的行李，再是在他們的心目中，鄉下也未必一定安穩，城裏鬧的是「轟炸」，「鄉下也許鬧「土匪」，」他們這一回逃難簡直是逃難，每人隨身一個小包袱，慌慌張張的踏上停在門口市河裏那條沒篷小船，月姨娘不禁想起甲子年齊盧開戰那一回，那時她剛被老爺子收了房，一家子逃到上海去，她想不到逃難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們坐的是二等車，走下車來，就有嗚嗚的汽車把他們直送到一座大洋房裏，那邊有吃，有玩，她穿戴得花朵兒似的，還跟着老爺子上戲院子聽梅蘭芳去，這日子好像就在眼前，她一直把逃難當作玩兒似的，但是這一回逃難，她才體味出逃難的滋味來，小船船裏擠了一船的人，不用說舒服，就憑船肚子裏曬乾了的糞渣子，那一點臭氣沖進鼻孔裏來，叫人打噁腥，她更想到，比這更難受的以後還有，他們是逃到雙虎那個家去，雙虎那個家，是泥地茅頂兒的三間草房，什麼臭都有，他們以後過的就是這麼個日子，她不能想下去，雙虎把櫓眼兒裝準了，解了纜，船身滑到河中，穿過環洞橋，他們就這樣走了。

留下的是老爺子和世仁，還有一個昏沉沒用的燒火婆子，他們家的收租賬房何師爺，他是本城人，白天來，晚上去，老爺子身邊有了這樣幾個人，他並不感覺到寂寞，不但不寂寞，他把女眷們送走了，好像放下了一件心事，但是在太太們臨走的時候，却鬧了一件小糾紛，原來夢蘭也不打算跟她們走，她放心不下省城裏的娘，她一定要趕回省城去，老爺子和太太這又遷怪到夏如炎的身上，因為如炎這樣說過，今夜還有一列東

行的客車，這話落在夢蘭的耳裏，她堅決要回去，但是憑她孤伶伶的一個人走，老爺子決不會放心，這使夏如炎的臉上很不好看，連帶淡蓮也紅起臉來，責怪她哥哥多嘴，結果夢蘭躲到房裏去哭了，太太們終不能爲了她一個人，大家都不走。這一天，夢蘭沒有走，世義藉了這個機會，也在家裏多住了一天，到了第二天，夢蘭還是堅決着她自己的意思，老爺子拗不過她，打算叫世義搭今夜的客車，送她回去，幸而在中午就接到曹太太的信，那信上最要緊的意思，是叫夢蘭跟着舅舅逃難，她在省城裏一切都好，逃難的事，自有她自族裏的姪子們照顧，這使夢蘭沒有話好說的。吃過中飯，禁不住老爺子一連疊的催促，她只得跟着世義，一同到鄉下去。

他們沒有坐船，沿着官塘走，初秋的太陽，還有點火辣辣，何況是中午，何況是離雙虎那個家，也有三四里的光景，夢蘭撐了一頂黑洋傘走在前面，世義提了一個大包袱，一手還撐了一柄油紙傘，跟着她從環洞橋上走下來，走過環洞橋，踏出荒涼的南門，城裏的警報又響了，夢蘭心裏一慌，催着世義折回家去，世義很鎮靜，他拉着夢蘭一條胳膊，奔到附近一個車水的茅棚裏去，飛機的聲音，漸漸的清楚，一抬頭，立刻發現四架敵機，飛得高高的，沿着鐵路線，由東向西，幸而是飛得高，飛得快，一剎時就飛得沒有影子，拉長的汽笛聲，又從遠遠的地方傳了來，世義禁不住歎了口氣！

「這又不知道那一處地方遭殃！」

夢蘭默默的看了世義一眼，她不說話，兩手支着下巴，蹲在車棚裏的車輪上，眼睛

注視着車棚外面一片蔥綠的田野，田野中間讓出一條灰白的泥道來，一直遠遠的引過去，接連着一條廣闊的河道，河上面漂浮着幾點白帆；更遠些，那座弓形的大鐵橋，橫跨過這廣闊的河面，橋上鋪着的鐵軌，從耀眼的太陽光裏，閃閃的發着亮光。往常這橋上也不知走過多少回的火車，火車經過那橋，一種空隆隆空隆隆的聲音，老遠的就會聽見，聽慣了，也就覺得異常的親切，但是自從經過一連幾次的轟炸，火車在白天裏已經躲了起來，這種親切的聲音，慢慢的疏遠了，雖然在深夜裏偶而夢醒的時候，發現偷偷開駛着的夜行列車，可是在枕邊聽起來，全不是白天那回事，車輪碾在鐵軌上，在靜寂的夜色裏，那種沉重艱難的步伐，好像是一頭負傷的野獸，掙扎着逃命似的，夢蘭一天一天失望下去，她老是聽那枕上的車聲，一到白天，路軌永遠在太陽光裏發亮，找不到一輛車子，把她帶回家去，她禁不住也歎出口氣來，回過頭，又默默地向世義看了一眼。

世義知道她的心事，他也不說話，站起身子，伸了一個腰，收拾起地上的包袱和油紙傘，然後笑着說：

「走吧！」

「老沒有火車，老沒有火車！」夢蘭一頓腳，好像是發洩着心裏的怨恨，世義故意攛誤了她的意思，岔到別個話題上去。

「你昨天跟她們一塊兒坐了船去，今天也就不用在大陽地裏走路！」

夢蘭撐挺了洋傘，從車水棚裏跑了出來，緊跟在世義的身後，恨恨的推了一下世義

的肩膀，抿着嘴說：

「你！你——別打岔兒！」

世義回過頭來，笑了一笑。

「我打什麼岔，這不是事實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要回去，我要回家去！」

她說這話，已經和世義並着肩兒走了，一臉的憂鬱和怒意，世義是看得很清楚的，這也禁不住低下了頭，默默的走，默默的想，這樣有大半天，他們已經穿過田間的泥道，走到河旁的官塘上來，世義似乎想出了什麼？站住了腳。

「你不能走！雇個船吧！」

「誰說不能走，十里八里走的還稀鬆呢！」

「我瞧你這一副懶勁兒！」

「我有心事！」

「心事？」世義微微一笑：「你老是這一套心事，但是誰也沒法丟開你的心事！」

「你偷偷的送我回家去！」

「我可擔不了！回頭要是鬧了亂子，嘿！姑媽信都來了，你安心住着罷！」

「但是我總覺得牽腸掛肚的，我好像丟了什麼？」

「丟了什麼呢？」世義又微笑起來，「什麼都沒有丟，姑媽不是好好的住在省城裏

嗎？她信上說得明白，要是逃難，還有自族裏的姪子照顧她呢！你這個時候趕回去，路上保不定碰着轟炸，這才叫她老人家牽腸掛肚的，不但她，連帶我們也牽腸掛肚：。」

「總是你說得有理！」

夢蘭輕輕的擰了一下世義的手臂，笑了一笑，邁步向前邊走去，他們越過鐵路，斜走到一條小路上來，從這條路，比走官塘更近一點，困難的是却比官塘路不好走，兩旁雜亂的長着野草，一個不留神，就有針一樣的野花刺刺到肩膀上來，夢蘭一路抱怨着，嘴裏嘖咕個不停，世義急了一身汗，顧了自己，還得照顧夢蘭，他們好不容易走完這條路，穿過木板橋，面前才是一條平坦的泥路，從這裏到雙虎的家，那就近得多了，夢蘭輕輕地噓出口氣來，她又想起她的心事：

「我還是回去的好！」

「你又說回去了！」世義一頓腳，調笑的說：「我就送你回去！」

「你可不知道，住在你們家，多不方便！」

「有什麼不方便？」

「老長的日子，吃你們的，喝你們的，不怕人家小氣嗎？」

「我就沒有這個意思，老爺子和太太也決不會有這個意思。」

「但是也許別人有這個意思，裝在心裏！」

「誰？」

世義乾脆這樣問，問得夢蘭却指不出誰來，然而在她的心裏早就指名指姓的指出這些人，這些人，不言而喻是月姨娘，夏淡蓮，夏如炎，他們是自私，小氣，什麼事都落在夢蘭的眼裏。夢蘭很清楚，她在舅舅家住上個十天半月，他們還瞧着作客那個名義，要是住久了，還不是跟月姨娘眼裏的夏如炎一樣，諷言冷語，這可就少不了的。

她不禁對以後的日子擔憂，要是戰爭永遠的繼續下去，她也許擔受到這種不能忍受的待遇。她有點責怪自己的娘，獨個兒一拍屁股一走，輕描淡寫的寫上這樣一封信，什麼都丟個乾淨，心裏這一種怨恨，無法從臉上嘴裏表示出來，她默然，腳底沙沙地擦着乾鬆的泥土，一步一步，跟着世義走。

世義却又能夠猜中她靜默的心事，那麼溫柔地：

「你也太多心了，憑你吃喝這一點，誰敢小氣，你不是這兒的外甥女嗎？」

「但是——我究竟差了一層！」

「不相干！難道連夏如炎這個資格都夠不上嗎？」

夢蘭亂搖着手，烏黑的眼珠，在長睫毛裏打了一個轉。

「你這一打比，把我比的像賭氣似的，回頭傳了出去，我可受不了！」

世義聽得出她言外的意思，那是說，她真的在賭氣，她瞧透了大表嫂的心眼裏，那種受理不理的神氣，她覺得有點受不住，世義不敢說什麼，橫豎一說下去，歸根就說到她們，夢蘭一賭氣，又得吵着回去，大家默然，打起精神走路，灣灣折折的大約又走了

一陣子很長的黃泥小徑，沿着狹窄的小河流，穿過那座小石橋，前面一叢翠綠的竹林裏，幾處疏疏朗朗的土茅房，這叫石橋村，也就是雙虎的家了。

雙虎的家，叫人真有點不相信這樣就算是一個家，這在住慣省城的曹夢蘭，她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屋子，更想不到也有這樣一天住到這樣的屋子裏來，這屋子沒有一片瓦，沒有一壁牆，全部工程，就只有毛竹和茅草，夢蘭要是見過的，那就是城裏僻靜地方的毛廁，跟這個一式一樣，甚至毛廁裏那一點氣味，這裏却也不會缺少。初來時，自然是感覺到什麼都不順心，住了幾天，也就習慣了，直等到一個月後，敵人的槍砲，已經從金山衛逼近到縣城的時候，他們從石橋村奔逃到另一個地方，轉輾到了上海，過後回想，才感覺到雙虎那個家是可愛的，但是人生老是留下這一點過後的甜蜜，現實是永遠不會滿足的，這裏處處使夢蘭皺眉尖，打噁腥，她一脚跨進矮矮的竹門，差些兒把吃下的中飯全翻了出來。屋子裏是陰暗的，一統三間，當中一間該說是客堂罷，高高底底的泥地，滿地是雞糞，破桌子，破凳子，雜亂無章的擠在一起，還有一座支離破落的木布機，丟在角落裏，上面牽滿了灰塵和蛛網，鐵鋤鐵鎊以及許多叫不出名目的農具，都壓在布機上面，布機似乎不勝負擔的樣子，一條木腿，向外蹺了出來，幸而身體依靠在旁邊的水缸上，它勉強還能站住。

雙虎媽把自己的臥房挪出來，打掃乾淨，供給太太們居住，這一間房，一經收拾，雖不能算好，也勉強可以居家過日子，夢蘭走進門時，鼻子裏，眼睛裏，只覺得又髒又

臭，直等到轉過第二扇門，跨進太太們所居住的那間房，方始喘過一口氣來。

房裏還是陰暗的，不過這一點臭氣似乎已經清除乾淨了，鼻子告訴她，這都是板桌上的一盤安息香的力量，但是改不過來的，永遠是烏沉沉的泥地，泥塗的牆，窄狹的竹格窗，在這樣一個環境裏，叫人猜不出會有這樣一天，在那四根竹竿的木板床上，撐起了雪白的蚊帳，鋪上了乾淨的竹席，看過去，總覺得有點不相襯，有點不順眼，然而事實是這樣，那也是無法改變過來的。她們丟下了縣城的大住宅，死心塌地住到這簡陋的茅房裏來，對於生活起居，什麼怨言都沒有，因為心裏這樣想：過不了幾天，她們還是可以回去的。

事情可又不像她們想像的那樣順意，一轉眼，她們在石橋村已經住過十天了，出乎意外的，這十天之中，縣城竟不曾遭受到敵機的轟炸，大家不免又都抱怨起來，尤其是夏淡蓮，她簡直挨不過這些寂寞的日子，一直要想回家去，然而有時世義上城去，或者是雙虎下鄉來，他們帶來的消息，城裏的情形並不好，逃難的人還是很多，老爺子千叮萬囑，不叫她們回來。別人還可，夏淡蓮撅起了嘴，一天到晚嘮叨個不停，她嘮叨的不是自己的事，却是最叫人頭痛的錢字，她老是端出一副當家人的架子，數說着城內鄉下兩個門戶實在有點合算不上，世仁交她幾十來塊錢，差不多用完了，這些話跟太太說，跟月姨娘以及世義世靜等說，甚至於跟夢蘭說，別人還可，夢蘭聽着，心裏真有說不出的痛苦。

這一天傍晚的時候，他們正在門前的泥場上吃晚飯，夏如炎從縣城裏氣喘喘的趕了下來，大家不知道出了什麼亂子，要他路迢迢的趕下鄉來，太太打頭就問，可是夏如炎却有點尷尬，訕笑着說：「沒什麼。」他是有點私事兒找他妹妹商量，世義端着飯碗，斜眼看過去，見他烏油油那身柳條布短衫褲，好像有幾天沒有洗，眼睛沒有神，老是像打磕睡的樣子，他知道他來幹什麼的，太太更知趣，轉題就說：

「舅爺還沒用過飯罷？就在這兒用飯！」一面又掉過臉去對站在旁邊的碧螺說：「快去盛飯！」

夏如炎伸手搔了搔頭皮，越發訕訕地。

「不用，我不覺餓！」

他說不用，碧螺已把飯盛了出來，放在世義的旁邊，他訕訕地擠到世義坐的那條長板檯上，慢慢的坐下，慢慢的抬起飯碗，吃飯的時候，什麼話也沒有，照說他是個善於說話的人，現在這個情形，倒有點奇怪，然而大家又不便問，連淡蓮正眼也不瞧他，匆匆的吃完飯，丟下碗筷，就往裏邊走，瞧情形，他們姊兒倆似乎有點氣，夏如炎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他挑了一筷拌黃瓜，對太太說道：

「這個比城裏的新鮮，鄉下住得好嗎？」

太太笑着說：「還好！只是嫌冷靜點兒，城裏很太平，我們很想回去。」

「回去也好！」如炎說，似乎有點心不在焉，他趕緊把碗裏的飯裝下肚子去，丟下

碗筷，却並沒有接續下文，轉過來說：「我找二妹有點事去。」

大家都覺得他有點神魂不定，好像在找尋些什麼，當他從長板凳上站了起來，摸一摸臉，也不打個招呼，就悄悄的溜進屋子裏去，他似乎對於這裏很熟悉，一脚跨進房裏來，殘陽抹在竹格窗上，黃黃的一團，印到窗口掛着雪白蚊帳的床上，顯得特別清楚，蚊帳一半垂着，一半吊着，淡蓮側着身子，睡在床上，手裏拿一把芭蕉扇，有一下，沒一下的驅逐着蚊蟲，如炎進來，她不理，如炎走到她的床面前，輕輕的叫了一聲「二妹，」她還是不理，如炎這才感覺到有點窘，沒好意思的從衣袋裏掏出半截捲烟來，滿房裏亂找洋火，找了半天，簡直找不到，他依舊把半截捲烟收起來，隨身在床前的竹椅上坐下。

「二妹！」聲音更柔和了，柔和之中帶點乞憐，「說……」他的話沒有完，淡蓮一骨碌從床上坐起身來，她的頭髮有點微亂，面孔漲得通紅，身體有點抖顫，生了很大的氣，劈頭就說：「你……你丟我的臉！」

如炎不曾表明來意，兜頭就是一勺冷水，楞了半天，嚙嚙地。

「二妹！你幹麼生這麼大的氣？」

「問你？」

「問我？我什麼也沒得罪你。」

「不是得罪不得罪的問題，我有你這樣一個好哥哥，氣也受盡了，臉也丟盡了，你

現世眼，叫化兒似的上這兒來幹什麼？」

如奕想不到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釘子，低下頭去，不覺又嚅嚅地說：

「我爲難，想……想……」說到這裏，抬起臉，淒然苦笑了一下，「想……想跟你商量個十兒八塊的……」

「你一年三百六十天，大約過的都是爲難的日子，我臨走不是交給你五塊錢嗎……？你不該找我，找你妹夫去。」

「我今天跟他鬧翻了，他說沒有錢。」

「他沒有錢，我那兒來的錢，我的錢還不是從他手裏來的。」

如奕一聽淡蓮的話漸轉溫和，忙裝起一張笑臉，趁勢就說：

「瞧你哥哥的情份，再說我究竟是世仁的舅子……。」

不料才說了這麼兩句，淡蓮却又翻起臉來，她嘴裏哼了一聲，「丟臉！」一個指頭直指到如奕的鼻子上：「誰希罕你這舅子，他們早把你丟了，他們不當你親戚，新來的外甥兒才是他們的親戚，你老着臉子上這兒幹什麼，你……你丟我的臉。」

她故意高聲說，窗子外面的泥場上可以聽得很清楚，太太們吃過晚飯，照例跑鄰舍撿天去，泥場上只有世義和夢蘭，蹲在窗子下面偷聽他們的話，夢蘭聽到這裏，不由涼了半截身子，這一晚夏如奕大約決不會空手回去，曹夢蘭却白睜着眼不曾好睡。

第六章 他們丟下了大哥的舅子

鄉間照例是早睡早起的，但是他們沒有這個習慣，夏末秋初，天氣還是很熱，到了晚上，蚊蟲像磨磬的聲音，到處響了起來，陰暗的房裏，自然不用說，就是在空曠的泥場上，也得做起烟霧瀰漫的蚊烟，才能安坐片刻。夢蘭聽了淡蓮那種酸辣的話，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她是個明白人，瞧得出大表嫂心裏有點嫌惡她，她故意把舅爺子和外甥女兒打比，而且故意高聲說，夢蘭覺得這兒一刻也站不住，她似乎失去了知覺，連兩條腿膀上亂叮着蚊蟲，也不曾覺得，一時竟呆了起來，然而世義倒滿不在乎，他高聲叫碧螺到泥場上來做蚊烟，碧螺捧着個銅腳爐，滿盛着松花木屑，送了出來，她擦上火，彎腰把乾燥的松花燃着了，滿場瀰漫着濃白的烟霧，微風裏送來松花香和木屑香，這個時候，夏如炎帶着個笑臉從茅房裏跑出來。

「嘿！好香！你們做的好蚊香！」他聳聳肩，情形和剛才有點兩樣，他似乎輕鬆得多了，碧螺眯着眼睛，回過臉來。

「舅爺！你現在還回去？」

「怎麼不回去？」

「天晚呢？」

「我不怕，我愛趕夜路，又涼又爽，而且天沒有黑，今天是七月十六，還有個好月

亮，太太呢？」他太高興，說話動作，輕飄得簡直像飛了起來，他似乎還無法表示這一股子樂勁，附帶着聳肩膀，碧螺却淡淡的：

「太太串門子，你找她？」

「不啦！」他走前一步，一個旋轉，重又回過身來：「你告訴她，我走啦！但是還有一句話，你大奶奶懶懶的，保不定是病，也許是喜，要是喜，這可好啦，你老爺子盼了這麼多年，抱個孫兒！」

「我看不是喜！」

「那是病？」

「只怕也不是病！」碧螺涎着臉皮，只是微笑。

「那……」

「那是跟你鬧整扭，懶得裝病，我也懶得跟你說，你怎麼不走啦？有這個好精神跟我胡扯，可不是烟抽挺了？」

「別提！」如炎一聳肩膀，忽然想起一件事，他一手伸進烏油油的袋口，掏了半天，掏出一大把亂紙，碧螺一眼看過去，也有香烟錫紙，也有零碎毛票，但是其中還夾雜着一張簇新的五元票。

「嘿！你又跟大奶奶要來的……。」碧螺一手伸過去，如炎一手擋住，他只管在亂紙中亂找。

「你找什麼，錢，不是在你的手裏……。」

「不，我找——屁股！」

「屁股？」碧螺笑起來，世義和夢蘭也笑起來，大家一聲哄笑，如炎不慌不忙從耳朵槽裏取下了烟蒂頭。

「這個，這個，就是這個，我漏說了一個烟，我的意思是烟屁股！」

他把烟屁股斜啣到嘴裏，趁手就把烟襯紙湊到蚊烟香上燃着了火，把烟點上了，努力抽一口，稀薄的烟，從鼻孔裏吹出來，這可就證明他大半天沒有抽過烟，那種又急又鬆的神氣，引得碧螺微笑，世義也微笑，夢蘭也禁不住抿嘴微笑起來，如炎就愛這一點不受人抬舉的脾氣，他滿不在乎，微微的聳一聳肩膀，烟蒂頭吊在灰黑的嘴唇上，那樣子實在太下流，他向世義點了點頭。

「老弟！明兒見！」

「明兒見！你要是碰到大哥……。」

「別提，我們鬧翻了臉！」他沖口說出來，過後一想，似乎說得太唐突，忙又轉過來說道：「你有什麼事，我跟你寄口訊。」

「其實——」世義略微沉吟了一下，微微一笑，「其實不說也罷，大嫂子早跟你說了！」

「她沒說，她什麼話也不跟我說。」

「大嫂子手頭短了錢，這幾天有點嚙蘇，請你趕緊叫大哥想點法子。」

「你大哥有錢嗎？」如炎搔了搔頭皮，有點訕訕地，「他好像也沒有錢，我早上才聽他這麼說。」

「他自然沒錢，不過叫何師爺想點法子：去年沒收到的幾戶陳租，應該收的就收，我大哥就是那個大爺的脾氣，自己沒有錢，偏要打腫了臉充胖子，塞到毫不相干的手裏，他不想想，我們一家子吃的什麼，喝的什麼……。」

這話指明說的是夏如炎，夏如炎臉上儘管裝饒，心裏一點也不饒，聽了這話，平時難得紅臉，居然也會紅起臉來，要不然，他一時還不算走，就憑這句話，他才不好意思的走了。

但是世義這句話，至少也有點效力，夏如炎進城後的兩天，世仁果然打發雙虎送下兩百塊錢來，這兩百塊錢當面交給淡蓮，淡蓮收下，悶聲不響，不但世義等不知道，連太太也瞞在鼓裏，大家出乎意外的，覺得這幾天這位大奶奶出乎異樣的不談到這個錢字兒上去，後來雙虎又下鄉來，細細一打聽，才知是這麼回事，這話傳到月姨娘的耳朵裏，少不得又要鬧一鬧，可是這回她鬧不起，鬧起來的，是縣城裏第二次遭受到敵機的狂轟濫炸，戰爭已到一步緊逼一步了。

天剛剛亮，茅房裏的竹格窗子，塗上一層淡淡的白色，昨夜月姨娘不曾好好的睡過，她太操心了，爲了雙虎送下的兩百塊錢，給她探聽出來，心裏就有點蹩扭，她存心

和淡蓮過不去，要是淡蓮老早就分給她十兒八塊的，她也不操這個心。淡蓮不存好心，她也並不是個省油的燈兒，一夜天，翻來覆去老打着主意，沒有合過眼，天剛亮，才有點倦意，正想入睡，破空裏忽然傳來了軋軋的飛機聲，這聲音，第一個便驚醒了月姨娘，她撩開帳門，一看竹格窗子上已浮露着一層白色，然而還想不到這麼大早天竟會有日本飛機飛在天空裏，凝神屏氣的聽了半天，愈聽愈不會錯，而且耳覺告訴她，這飛機不止是一架二架，竟是大夥兒一羣！嗡嗡隆隆在屋面上滑過去，她的心在跳，手脚在抖，昨晚操了一夜的心，早忘了個乾淨。才一會子，炸彈響了，一顆緊着一顆，一聲近着一聲，一房裏的人，都不曾醒。

「世貞！世貞！」她用手去搖撼着睡在她旁邊的世貞，世貞睡得正香，那裏叫得醒，這個時候一顆炸彈落得更近了，當爆裂的時候，天地好像翻了個身，茅房差些兒坍下來，一房的人，方始從驚慌中嚇醒過來。

世貞睡在外面的披屋裏，他的動作比旁人快，從床上跳到地下，摸索着走到太太們睡的房門前，亂打着房門。

「大家起來！大家起來！」

月姨娘手脚亂了，她心裏想找一件大褂子披到身上去，兩隻手在床上摸，摸到一隻襪子，一個霹靂巨響，排山倒海般的響了起來，他忙丟下了襪子，一隻腳踏下床，身體就往床下直鑽。

世靜哭了，她嚷着點燈，世義在房門口喊道：

「點不得燈！大家趕快出來呀！」

「躲到那兒去呢？」夢蘭在裏邊哭着說：

「後邊大灰坑裏……。」

大家一聽，不問是大灰坑小灰坑，都從房裏奔出來，比較的，還是世貞鎮靜得多，她穿好衣服，趕緊就去扶太太，那時候，炸彈在響，風在吼，天却老是不肯亮，世界真像毀了。

整個村子都在騷動，世義帶領着一家子，在黑暗裏摸索着走到外面的披屋，這披屋的暗角裏，有一座磚瓦砌成的大灰坑，現在坑裏沒有毛灰，一個人達到這個時候，看見這個平時所忽略的灰坑，立刻就認為逃命的好地方，然而心裏又何嘗不想到，憑這樣僅夠遮避風雨的灰坑，要是一顆炸彈真的打中了，又有什麼用呢？這念頭是有的，但是不能想，何況現在炸彈下的真厲害，不用世義說，大家一窩蜂兒就往灰坑裏蹲下去。

這是心理作用，大家好像安心得多，然而剛才一陣猛烈的轟炸，現在似乎也已經輕鬆得多！炸彈的聲音，也由緊密而慢慢的疏朗，而且是慢慢的遠，好像沿着鐵路線一路向西轟炸過去。

「炸在那裏？」半天，太太顫抖着聲音，輕輕的問。

大家都答不出來，但是心裏都很明白，保不定是炸在城裏，城裏還住着老爺子和世

仁，誰也不敢想下去，誰也不敢說這個話。

「你爸爸和大哥哥住在城裏不妨事罷！」還是太太提起這話，顯然的，她已担心得很久了。

「不會吧？」世義答：

「也許炸在城裏！」

「但是我想他們轟炸也有一定的目標，平民住宅，也許是不會轟炸的……。」

「我們家的附近，沒有什麼軍事機關，要炸該炸在城外，而且聽那聲音，也不像是城裏。」世貞補充了這點意思，大家心裏也就一寬。

天是慢慢的亮了，炸彈的聲音，漸遠漸疏，偶然轟的一聲，在耳膜上不過是個輕微的感覺，大家的心總算打定，披屋上面的玻璃天窗，一絲金黃的陽光，懶懶的漏了進來，披屋裏顯露出一個模糊的輪廓，蹲在灰坑裏的一羣人，各人瞧清楚了各人的臉，禁不住都想笑出來，她們大都是沒穿好衣服，尤其是夢蘭，她簡直想不到自己竟糊塗到這個地步，平時不論如何的慌張，就是睡夢裏突然驚醒，至少一件大褂子披到身上，甚至於一雙襪子也要穿上，現在她不然，她不但把襪子忘了，連大褂子也一齊忘了，她身上僅僅穿着一件淡粉紅的絲馬甲，下身一條湖綢短褲，兩只脚更不用說，當然沒有穿襪子，少女應守的祕密，她忘得一乾二淨，戰爭！不但把每個人的生活反了常，有一般人，把一向傳統的禮義廉恥也弄得反常了。

現在夢蘭方才認識了自己，在於她，還好像是認爲別人加給她的一種侮辱，她自己不曾想到，她整個身體倚靠在世義的身上，世義的身體，只得又去依靠在灰坑的牆壁上，別的不打緊，世義那件雪白的汗馬甲，那裏再能保持雪白的顏色，然而世義也不曾注意到這件事，他眼前感覺到最不舒服的，就是夢蘭不問情由，一屁股坐在他的大腿上，時間久了，他的腿在酸痛，但是他不敢說，而且也不願說，在於他，却和夢蘭相反，他不認是侮辱，竟是認爲豔遇。

這局面一直僵持了好些時候，外面有雞聲人聲，雙虎媽也走了進來。夢蘭一低頭，這才發覺自己的不對，她紅着臉，推開了世義的身子，奔到房裏去；房裏是陰暗的，料不到月姨娘半個身體正從床底下爬出來。夢蘭向裏邊走，一點也瞧不見什麼，但是月姨娘却瞧得清清楚楚的，她自己有點糊塗，當初憑什麼力量竟會鑽到床底下，現在從床底下爬出來，費了這麼大的力，還祇爬出半個身子，夢蘭來得正好，趁她急匆匆打床前走過，月姨娘順手抓住她的腳，借一把勢力，好容易從床底下爬了出來，然而月姨娘是有意的，夢蘭却無心的，纏她這一抓，猛的一驚，不由直叫起來，外邊的人剛剛安下一半心，就憑這樣的聲音，一顆心早擾的七上八下，尤其是太太，一時沒了主意，連說「怎麼得了！」在這樣的時候，每個人的聽覺，似乎都失了常態，偶而箍一個碗，或者是微風吹一下門簾，甚至於一個極小的聲音，都叫人不由自主的跳一回心，諸如此類的事情，在極短的時間裏，已經鬧了好幾回，太太們就在這不安的情形下，梳洗穿衣，才算

安下心來，不料世義在外邊一個圈子兜了回來說：「城裏一條大街，整整的炸了！」

剛預備下的早飯，大家是沒心思去吃了，太太坐在床沿上只是發呆，她逢人老問：「我們家怎麼樣？」「老爺子和世仁又怎麼樣？」但是大家誰也沒瞧見究竟是怎麼樣？回答的也老是那一套不肯定的話，這中間還是雙虎媽所說的還中聽。

她說：「太太！你快別急成這個樣子，你們家代代行好，天生了眼睛，憑這麼大的一個縣城，那有這樣湊巧的事，一顆炸彈就會丟中你們的家。」

雙虎媽的話，其實是非常勉強的，說出這一點渺茫不可捉摸的理由，然而在這個時候，就憑這一點極勉強的理，總比報兇信的要好得多，何況世義第二個圈子從外邊兜了回來，他帶回來一個更好的消息，而且這消息要比雙虎媽的理由要充實得多，世義揩拭額角上的汗珠，瞧這一股子興奮的神情，足夠使人興奮起來，太太的臉上，從幽暗的一面，漸漸轉到明朗，她禁不住微笑，趕着就問：

「究竟炸在那裏呢？」

「別慌！大家安心罷！」世義喘着氣說：「這兒的鄉長金四爺，剛從城裏趕回來，他說，並不是炸在城裏，是炸在城外，而且是炸在北門外的那個軍械庫。……」

「那末我們家呢？」

「我們家離北門遠着呢？當然不妨事。……」世義說到這裏，忙又轉過來說：「你們要是不放心，就讓我上城去瞧瞧，以後保不定是三天兩日的常要轟炸，乾脆！就把老

爺子和大哥哥一齊接到鄉下來住罷！」

大家巴不得有人上城去瞧瞧，這裏又沒有人可支使，要是雙虎在這裏，當然讓雙虎去，可是雙虎跟老爺子也住在城裏，雙虎媽嘴裏雖不說，暗下裏也在擔憂，現在世義一提，要是平時，太太怕他鬧事，不會准他去，現在大家都巴不得他去，連太太也默許了，世義一高興，撐着一把油紙傘，趕着進城，那時候不過早上七點鐘，可是世義這一進城，直到吃過午飯，太陽在頭中心，還沒有回來，先前她們都担着老爺子和世仁這一份心事，現在這一份心事，却比先前担的更厲害了。

午後二點鐘，世義是回來了，不但他；老爺子和世仁也來了，雙虎也來了，連帶夏如炎也跟來了。他們並沒有受到一點輕微的傷害，這意外的欣喜，把先前的焦急和憂慮，一古腦兒都丟開了。太太堆着愉快的笑容，聽世貞一報信，她趕着跑到屋外去，那時候，太陽照遍了大地，雖然已經是秋天，夏天的餘威，還是那麼火辣辣地；田裏的稻子，將近轉成黃色，高度已有半個人，遮掩了千陌交通的田岸，太太的眼睛不大好，她看上去只是一片金黃色，半天瞧不見一個人影。

「那裏呢？」這一句話多半不信任世貞，她知道世貞這張嘴十分之九就靠不住，但是事實上世貞這一回不曾說謊，太太身邊還站着月姨娘世靜等許多人，她們眼巴巴的向前面瞧，臉上露着笑容，嘴裏都說：「這可好了！一家子湊在一起了。」

太太伸出手來，遮在額角上，又看了半天。

「那裏呢？」

世貞笑着說：「老太太！我說你回頭去戴上副老光眼鏡再瞧瞧罷！」她說着話，走到太太的身邊來，伸出一個手指頭，指着老遠的地方說：「你順着我的手指頭瞧去，這不是一個小土丘嗎？就在那小土丘前面的田岸上，走在第一個的是三哥，第二個是雙虎，他手裏還提着一個大包袱，第三個是老爺子，手裏撐着一柄油紙傘，跟在他後面是舅爺，舅爺的肩頭上不是也背着一個小包袱嗎？你究竟瞧見了沒有？」

太太瞧不見，但是她相信世貞這話是不會錯的，田岸太長，走走也有好一程子路，她們眼巴巴的擠在一株大槐樹底下等着，直等到太太瞧見的時候，老爺子已經是走得很近很近了，不多一會子，他們的距離愈近，大家彼此都說起話來，當老爺子走近太太的身邊，太太微笑着接過老爺子手裏的油紙傘，第一句開口：

「恭喜呀！」

老爺子輕輕的拍了拍胸脯，也帶着微笑，回答的是「好險」兩個字，這使兒女們在旁邊冷眼看來，覺得這一對老年的伴侶，恩愛的程度，還好像是少年夫妻一般。相反的，這一對真真的少年夫妻，世仁和淡蓮，這種冷漠不關心的神氣，令人也出於意表之外，淡蓮不和世仁說話，她要緊和夏如炎問長問短，如炎那種小丑表情，永遠改不過來，他吐一下舌头，聳一聳肩膀。

「好險！」然後也學着老爺子那個模樣，輕輕的拍了拍胸脯，「二妹！差些兒我們

是不能見面了！這回的炸彈比上回兇得多呢，一條大街，整整的炸了大半條，幸而沒曾炸到我們那邊……。」

「聽說是炸在北門外那個軍械庫呢？」世貞偏不相信如炎的話，她知道如炎是愛說謊話的人，但是這一次讓世貞一駁，如炎不但不紅臉，立刻就露出破綻來，他更來得理直氣壯，一丟手裏的包袱。

「我的四小姐！」說着話，一隻手差些兒搭到世貞的肩膀上來，世貞一閃身子，他才一拍手說：「你躲在鄉下不知道，就聽人說炸了那個軍械庫，你要是上城去瞧瞧，嘿！這可把胆都嚇破了！不說軍械庫和火車站都炸成了平地，就離你們家十多個門面，那邊是王誠心堂香燭棧，大康米行，以及廣德五洋店，一連四五十家；一古腦兒都炸了，炸死的人真可不少，一大半是壓在坍塌屋底下，還有一半拚命的逃出來，這一逃更糟，日本飛機低低的飛，機關槍也拚命的掃，滿街是死人，滿河也是死人，我親眼瞧見烟燈上那個老四，直挺挺的躺在廣德門前的河橋上，週身是血，只怕是沒了氣了！」

夏如炎連說帶做，真像是親眼目睹的一般，他的嘴縱然靠不住，現在有老爺子和世仁在旁邊，他不能說謊說得全盤脫空，也許有十分之一二有點靠不住，但是十分之八九是叫人相信的。大家一顆剛剛安定的心，突然又緊張起來，什麼話都說不上，偏是碧螺還不懂事，在這個時候，她還找着笑話說：

「舅爺！老四一死，你多少總有點心痛罷？」

有了她的話，大家一想，禁不住都微笑起來。

然而這一點心裏愉快的微笑，在臉上逗留得並不長久，她們回頭看世仁那張臉，那張陰暗可怕的臉，老是有半截烟捲兒吊在乾燥焦黑的嘴唇上，他大半天插不進一句話來。現在碧螺從中一打趣，大家正在笑，他的臉却繃得緊緊的，碧螺知道事情不妙，抽身就跑，受教訓的還是世貞和淡蓮如炎等幾個人。

「我瞧你們別太高興罷！」他說：聲音很陰沉，「城裏站不住，鄉下更站不住，今天早上，火車站就有消息，東洋兵打算在金山衛登陸，那邊的軍艦都偷偷的駛進來了，要是一登陸，嘿！這裏就首當其衝，你們嬉皮笑臉的可別高興，誰又保不定是老四弟二，趁這刻兒不打主意，究竟打算些什麼呢？」

世仁的話，似乎帶點恐嚇，但在太太世靜等不大懂事的女人們聽起來，他們是絕對信任的，尤其是月姨娘，聽了這話，一張臉就立刻變成灰土色，她忘了平時和世仁三天兩日的鬧意見，大家一見面，少不得就瞪着白眼，現在月姨娘顯得那麼可憐似的，在她的心目中，惟有世仁，才是個想得出辦法的人。

她想不起過去的事，一手就抓住了世仁的衣袖：

「大少爺！你說怎麼辦，你說該怎麼辦呢？」

大家瞧着月姨娘急成這個樣子，不由也着急起來，但是在事實和形態上看來，這局面的確已步入一個嚴重的階段。世仁的回答是逃，但是逃到那兒去呢？這又是一件極困

難的事情，他們是深知道的，這一回戰事，並不像過去內亂一樣，天大的事情，只要溜到上海租界裏一躲，什麼都沒有問題，現在的情形和過去不同；一個月前，大世界的炸彈，永安公司的炸彈，上海人瘋狂的奔逃到鄉下來。他們用一種閑適的性情，站在後園門口，去看每天西行的難民列車，心裏似乎在乎在訕笑着，上海也有這麼一天！他們料不到結果竟又輪到自己的頭上來，但是心裏又何嘗不明白，戰事西移，上海是安全了，上海而有租界，那是更安全，在前幾天，滬杭線的夜客車還暢通的時候，他們也略有所聞，城裏的幾家殷實富戶，都逃到上海去了。要是在十年前，他們也會逃到上海，十年後却慘得很；姓陳的經濟力量，不但沒有力量逃上海，就是再近一點的地方，也使世仁苦費躊躇，但是現在不能不逃，他們想不起那一處究竟是安全的地方，就憑這一點理智，他們是懂得的，要是敵人從東面打來，他們向西逃，要是敵人從西面打來，他們向東逃，現在呢？應該向西，一直向西，這向西是什麼地方？可是誰也說不出來。

大家回到茅房裏商量了好一陣子，決定了好幾個辦法，第一個辦法當然是走，但是說走也不容易；他們不能帶一點家裏的東西，近百年祖宗留下來的家業，不能帶走，但是大家的身上，至多還穿着夾衫，冬天的衣服都留在家裏呢，要是光着身子一走，秋天一過，冬天就在眼前，流落在外面，這個局面，就不堪設想。因此不能不回去帶一點衣服，好在世義上半天進城，已約略整理過一番，現在這件差使，當然又落到世義的身上。雙虎好容易向後村借到一條小舢船，載着世義上城去，他們開船的時候，太陽已經將近下山了。

就在世義剛走的時候，遠處好像有走雷的聲音，仔細聽去，不像是炸彈，後來這聲音漸漸的近，大家才意識到這是炮聲，這炮聲的發射地點，好像就在靠近金山衙那邊，事實的嚴重，擺在眼前。月姨娘第一個發慌，趕緊進房去打點東西，而老爺子和太太所擔憂的，却是剛進城的世義，他們想到世義一進城，少不得又是二三個鐘點，甚至於城裏的空氣一緊張，四城門一個戒嚴，他就不容易下鄉了。但事實和他們所想像的完全相反，僅僅一個小時，雙虎和世義依舊搖着原船回來了，去的是空船，回來的時候，整整裝滿了一船肚子的行李，船肚子已有一大半埋到水裏去，差些兒水就從船舷上浸進去了。他們的船，停在港口，世義跳上岸來，一見老爺子，他的話乾脆得很：

「不行！今晚就得走！」

「城裏怎麼樣？」世仁從茅屋裏鑽出來就問：

「城裏搬空了，不但是住戶人家，縣政府，警察局，甚至連司令部一齊都搬空了！瞧情形，保不定今天晚上就有變化。」

聽了世義的話，大家都呆了，但是不用再問，世義也不用再解釋。第一個問題，他們就得走，也不用問走到那兒去，要問的憑什麼走，他們決不能憑兩條腿，唯一的工具，也只有依賴這一條小船了。

這一條船，是後村姓許一個農家所有，他們老夫妻兩口，只有一個兒子，種了五畝租田，這五畝田的租子，就是還給陳家的，雙虎就到後村去向姓許的商量借船，那姓許

的老頭兒，一句話就是不肯借，理由是他們也得逃，他們也得活命！雙虎回來說不成，世仁急得跳腳，叫他再去，雙虎跑了好幾次，還是不成，結果是世仁自己去，經不得苦若的哀求，許老頭兒算是應允了，不過也有一個條件，他們老夫妻可以不走，但是他們的兒子，也得跟他們走；世仁當然也一口應允，這一件事情解決，天已經黑了，然而問題太多，第一就是這條船太小，又是裝滿了一船的行李，再要擠上這十來個人，那是絕對不成，到這個時候，他們顧了逃命，什麼都顧不得了。船裏的東西，除了每人過冬的衣服以外，儘可能的減少，眼前所用不到的，就往雙虎的家裏寄，忙亂了好一陣子，船裏所剩的僅僅一小半，然後老爺子太太月姨娘，世仁，世義，世靜，世貞，以及夢蘭，碧螺等一家子九個人一齊下了船，本來他們答應雙虎媽一塊走，現在九個人已經擠上船去，這條船險伶伶的，真是沉的樣子，外加許老頭的兒子，雙虎又不能不去，他不去，這條船永遠停着不走。這樣一船子整整湊滿了十一個人，雙虎知道再多一個人，保不定要出岔子，所以就將雙虎媽留下，除了雙虎媽以外，還有一個夏如炎，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任何人都重，但到這個時候，世仁不能不說一句話，也叫如炎留下。如炎聽了，那裏肯依，一定要跟着走，船裏的世義，擋着船頭，不令他上船，世義這樣做，大家都衆口一詞不准他上船，除了淡蓮，她默然不說話，岸上的夏如炎，他竟哭出聲來了。

人心到亂世的時候，方才像鏡子裏照着自己的面孔一樣，清清楚楚的，平時他們對待夏如炎，縱然厭惡到如何程度，決不會像現在那樣明白。他們是走了，那是個沒有星

月的晚上，風刮得很緊，四周沒有什麼異樣的聲音，大戰前夕沉悶的空氣，籠罩在每個人的心上，船走出港，那是大河，東南西北，不問目的，他們是一直向西——。

第七章 客裏中秋

船裏——整整受夠了五晝夜動盪不安的日子，找到了一處地方，這地方不能算爲頂安全，所可取的，僅僅是沒有鐵路，沒有公路，炮火的威脅，可能的減少一點，何況當他們到達這小鎮的時候，日本鬼子已經衝進了滬杭路，縣城淪陷了！省城也淪陷了！而且經濟力量，不允許他們再走更多的路，精神的痛苦，更不許他們在船裏過着飄泊無依的日子，他們不打算將來，只圖一個現在，就在這地方停住了，但是也幸運得很，這一次盲目的選擇，出于意料的平安無事，居然過渡一個時期。

一個人在生死關頭，縱然困苦到一點想不出法子，可是在人和人之間，却也不容易吵起嘴來，他們在五天飄泊的過程中，真叫人有點不相信那樣的和睦相處，誰也不抱怨誰，尤其是月姨娘，她簡直想不起過去的事，她好像換了一副模樣，她對待世仁，不是冤家，却是救星，然而這一點難得稀有的感情，可惜維持得不長久。當他們到達這個地方，緊張的空氣已經緩和下來，世仁經過一兩天的奔走，好不容易找到一處房子。這房子，離鎮有四五里，那是一處僻靜的鄉間。第三天，他們從水居改變到陸居，人是貪婪的動物，當他們生活的環境由逆而順的時候，他們是滿足了，但是過不了多少日子，每

個人都似乎在要求着一個更舒服的日子，不久以前，誰不是這樣想，要沒有世仁，他們不知道流落到怎樣一個地步！現在剛剛安定了，過不了幾天，月姨娘却又在嘮叨了，她老是這一套，說話之中，常常遷怪到世仁的手頭太緊。她太糊塗，老是回想到過去這些日子，現在這個日子，簡直不能比。住的簡陋不說，單說一天三餐，見素不見葷，何況晚上這一餐稀薄的粥，不但是月姨娘，連碧螺等下人，也在暗下裏抱怨起來！然而世仁也難，他肩負一家生活的責任，不能不步步打算，他有嗜好，老爺子又有嗜好，錢只會用出去，而且是愈用愈少。這個時候，他寧願得罪這許多人，大家不原諒他，他知道是不明瞭他的苦衷。淡蓮也不原諒他，他才感覺到痛苦，他簡直不再想活下去，旁人只是在暗下裏恨他，還不曾到明鎗交戰的時候。惟有淡蓮，他的妻子，他怕見她的面，他怕聽她的話，翻來覆去，就只怪他丟下夏如炎不帶他走。世仁沒有話說，滿腔的痛苦，包容在肚裏；每天，他對付這些人，他含着眼淚勸慰着這些人，旁人永遠不明瞭，當他是做作，世義比較明白，他覺得大哥太可憐了。

日子過得很平靜的，外邊是炮火連天，他們在這裏，連一點輕微的虛驚，都沒有經過。這村子的名字，也有點意思，就叫太平村，他們住在一家姓戴的莊稼人家裏，這比雙虎的家要好得多，不說茅房還是瓦屋，第一個好處，就是地方很大。他們住在一隻泥廳上，本來是大統間，他們來了，就用蘆蓆分成了四間。這四間房，分住了上下一家人，前面是田，後面是山，時候是秋天，後山上開遍了金黃的茶菊，再過五天，就是中

秋。大家的心裏都在想到家，碧螺悄悄的跟雙虎說，今年的中秋，瞧大少爺怎麼過法。碧螺太孩子氣了，她還不知道姓陳這個家一天一天在崩潰，她老是做著過去那個夢，那個豐衣足食的夢；中秋節少不得熱鬧一下，不但碧螺這樣想，大家都這樣想，世仁何嘗也不是這樣想，就憑他的經濟力量，固然不能和過去打比，但是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在這個佳節的晚上，不能老是那一套薄粥素菜，所以在節前的三天，他預先通知雙虎，到那一天買點魚肉酒菜，算是應個景兒，這一筆支出，在過去真不當一回事，現在呢？旁人也不曾介意，就只獨攬經濟權的世仁，從他手裏拿走永遠不回來的錢，不免有點心痛。人就是這樣的，當有錢的時候，不會想到沒錢時的痛苦，真到沒錢的時候，方始想到有錢時的快樂了。

一轉眼，中秋節到了。這一天，天高氣爽，雙虎從鎮上帶回魚肉酒菜的時候，月亮已經有了。年輕的世貞，愉快的接過雙虎手裏那個菜籃，一溜烟溜到廚房裏，叫嫂子，找二姊，忙着洗的洗，煮的煮，她這一份歡喜，旁人倒又淡然，但是雙虎回來也帶來一份叫人歡喜的事情，說是家裏那座屋子沒有炸掉，舅爺子夏如炎不走倒有了生路，不但活得很好，東洋人請他出來做維持會長，而且是紅了。

這個消息，比帶回來的魚肉酒菜叫人更歡喜，但是各人所歡喜的又有不同；老爺子和太太的心裏，是這座祖上留下來的大屋子，沒有毀，不毀就有辦法，他們依舊有一個家，世貞却簡直想回家去，她們的思想比較簡單，老是溫習著過去，那個舊夢，但是

一個夢，很少有機會重覆到第二遍，何況回憶是甜蜜的事情，往往就更難實現；這一點，世仁和世義都懂得，他們知道環境和生活，建築在許多條件上面，單有一個家，一個沒有靈魂的家，也就沒有意思。雙虎帶回來的消息，雖不是叫人掃興的事，但是也不會叫人太高興！除了世貞，她聽了，倒是頂高興，她悄悄的跟碧螺數着家裏許多有趣的事情，碧螺和她一樣簡直就想回去瞧瞧。

這一天，打老爺子起，大家都很高興，尤其是夏淡蓮，她的高興和旁人又是不同，她的心境和旁人更不同，她不在乎這個家，隨它炸了也好，燒了也好，她所高興的，倒是那個留在石橋村的夏如炎，想不到當初世仁不帶他走，他也有辦法，淡蓮聽了這個消息，她的臉上好像貼了金，她心裏歡喜之外，另一種尖刻和譏笑的說話，叫人難受。但是淡蓮這個脾氣，大家是知道的，現在有了這個消息，那是由她說，由她罵，她是存心報復！當初在石橋村臨走的時候，夏如炎苦苦央求，世仁和世義，個個硬心腸，憑淡蓮這個脾氣，焉有不發作之理。大家對於淡蓮，忍受慣了，笑罵由她，這一天的中秋夜飯，也就因為雙虎帶回來這一點鄉音，大家都高興點，所以吃得也痛快點。老爺子多貪幾杯酒，竟是醉了，到了第二天老爺子爲了一醉而又病倒了。

這是中秋後第三天的晚上，世仁和仁義送走了從鎮上請來替老爺子治病的醫生，其實老爺子的病，不能算嚴重，他僅僅是積一點食，受一點涼，唯其有了點年紀，身體抵受不住，才睡倒了。世仁不放心，雖然手頭的錢是愈用愈少，他還是打發雙虎到鎮上去

請了醫生來替老爺子治病，別人沒有話說，背地裏淡蓮少不得嘖咕，她起先跟世仁拌嘴，慢慢的蔓延到旁人，大家知道她的脾氣，一百個不理，她也鬥不起嘴來。其中一個曹夢蘭，淡蓮幾次要吵上嘴去，幸而是世義把夢蘭勸開，夢蘭也瞧在舅舅和大表哥的面上，一直忍住心裏。這一天，世仁把醫生打發走了，淡蓮的脾氣也就來了，她老是那樣的敲側擊，連諷帶罵的說個不停，她罵世仁，罵世仁的眼睛裏沒有她娘家的人，要不是如奕有命的話，他也死得活該。不像是姑太太那面上，大家都肯照應，她這話指明說的是曹夢蘭，而且說的時候，夢蘭也在旁邊，夢蘭真忍受不住了，要不是世義勸開了，她簡直也不想活下去。然而這一晚吃飯的時候，夢蘭就賭氣不吃飯，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世義第一個不放心，雖然是晚上，他提着個燈籠，不告訴旁人，悄悄的跑到後山上去找尋。

月亮是圓圓的，手裏有燈，頭上有月，何況是走熟的路，他循着山坡走上山去，不出他意料之外，剛到半山坡，他就找到了夢蘭，夢蘭蹲在山廬裏一塊太湖石上，兩手支着下巴，仰着臉，只管瞧着世義手裏的燈籠出神。那燈籠火照着夢蘭的臉，她的臉上滿着兩顆晶瑩的淚珠，滴到衣襟上，第二次的兩顆隨着又滴了下來，她方始伸起食指來揉了揉眼睛，慢慢的把頭低了。世義也始終保持着靜默，他把手裏的燈籠吹熄，悄悄的坐在夢蘭的身邊。月亮在他們的頭上，地上的茶菊圍滿在他們的身邊，他們很像電影裏一個愛情的鏡頭，要是環境允許他們的話，兩口兒都有這樣一個意思，但是現在他們決

不會談到這個問題，這問題離現在還太遠，他們蘊藏在心裏，大家忍受着眼前一個堅苦的環境，等候着將來有這麼一個日子，世義這樣想，夢蘭也這樣想，所以夢蘭受一點委屈，她還耐得住，她的一顆心，無形中已經交給世義了。

這一種靜默的心事，兩個人是相同的，而且是明瞭的，他們連暗示都不需要，兩對眼睛，早已代表了千言萬語，當夢蘭一抬臉，眼睛掃射到世義的臉上，她重又低下頭去，無聲的歎了口氣。

「不必計較罷！橫豎大家總有離散的一天！」

「我也知道！」夢蘭輕輕的回答。

世義笑了笑——

「但是你又何苦跟自己的肚子鬥氣呢？」

「沒有！我何嘗鬥氣！」

「那爲什麼不吃夜飯！烏沉黑夜跑到這兒來流眼淚！」

夢蘭笑了笑，但是笑得很不自然，立刻又沉着臉，輕輕的說：

「我想起——我想起娘！」

「你不用擔憂，姑媽是有人照應的，她也許已經到了上海？」

「你怎會知道？」夢蘭睜大着眼睛，帶點驚奇的神情，她好像從這一句話裏要探聽出她母親的下落，但是世義却搖搖頭。

「我是猜想……。」夢蘭不禁歎了口氣，閉上了眼睛，世義却笑了起來，「但是也許我的猜想和事實並不離得那麼遠，你的堂哥哥向來就在上海經商的，他們在上海租有房子，要是交通不成問題的話，他們是可能的到上海了。」

夢蘭睜開眼，眼睛比剛才睜得更大一點。

「對呀！」她又高興起來，「我們二房裏的四哥，他在上海有房子，而且他住在什麼地方，什麼門牌，我都記得，四哥待我的娘是頂好的，他一定跟四哥走，她要是真的在上海，我真想趕去。」

「那末我來送你！」世義笑着說，夢蘭披了披嘴，隨即又搖起頭來：

「不用廢話！你真要送我，遠在石橋村之前，早該送我了，還用等到現在！」

「那時候因為老爺子不允許！」

「現在呢？」

「而且姑媽也寫信來不叫你走！」

「我不愛聽這些話！」夢蘭鼓着嘴，她有點生氣，世義知道她是假生氣，依舊是嬉皮笑臉的，他從衣袋裏掏出兩個素油月餅，塞到夢蘭的手裏。」

「吃罷，你終不能餓着肚子！」

夢蘭隨手把兩個月餅推了回來，世義却老是笑，老是笑得那樣叫人可愛。

「這又不是大嫂子的東西，你放心吃就是了，你要是不吃，就是跟我鬧别扭！」

「我倒不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世義重又把月餅送了過去，而且是送到夢蘭手裏以後，緊緊的握住她的手，不讓她推過來，然後又笑了笑，「得！你到上海，我準送你！」

「老爺子不允許呢？」

「現在可管不了這許多，告訴你罷！我也想到上海！」

夢蘭伸起一個食指，笑着世義的鼻子說：

「你是隨着人家的心兒轉！」

「不！決不！我早有這個心思，上海我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在想念我，我不歡喜這樣一個流浪的家，更不願意久留在淪陷區裏，見那不願意見的敵人，上海至少還有一個租界，至少還有一點自由，我與其耗在這裏沒意義，倒不如到上海去找條出路！你說對不對！」

夢蘭不說對，也不說不對，就在這時候，她拿着月餅，送到嘴邊咬一口，世義靜悄悄的瞧着她，也不說話，然而心裏這一點愉快的笑意，已經不由自主的浮露到嘴邊。

他們的談話到這裏為止，重又靜默起來，夢蘭吃着手裏的餅，世義兩手支着下巴，望着天上的月亮，天像洗過了的青石板，四週一點雲翳也沒有，那麼涓光滴滑的，月亮就像是在青石板上鑿成的一個小圓洞，離開這個洞，老遠老遠閃閃着幾顆疏朗的星星，常叫人聯想起女人胸前掛着的水鑽項鍊，散放着閃閃不定的光芒，鄉村的夜景，是足夠

嫵媚的，然而現在是一個秋天，一個叫人撩起愁緒的季節，他們眼睛裏所接觸的景物，正是心裏所想到的事情，他們看到月，想到家鄉的月，想到石橋村的月，更遠之而想到上海的月，雖然同樣是一個月，隨着人的心境和地方，看法各有不同，月是圓圓的，對於他們却不發生一點好感，也因為是月太圓了，心裏這一點填不圓的缺陷，更叫人痛苦，更叫人難受。

他們的靜默和回憶，也經過好些時候，直等到夢蘭吃完手裏的餅，他們才離開山坡，在路上，依舊是靜默的，慢慢的從山坡上走下來，踏到平地，轉過小木橋，月光瀉滿了一地；世義來的時候，還點上一個紙燈籠，現在回去，月光好像更亮，他們不需要點燈，走得那樣的輕鬆和活潑，然而也爲了不點燈的緣故，給他們發現了出人意料的奇跡；他們走過木橋，前面是密叢叢的桑樹林，他們看見同樣的跟他們一樣的一對影子，走進桑樹林裏去，那一對沒有發現他們這一對，這作風未免太大膽一點，不但世義看得清楚，夢蘭也看得清楚，他們作夢也想不到除了他們以外，還有一對男女相戀得那麼大熱地，夢蘭輕輕的在世義的手臂上擰了一把，世義回過頭去，笑了一笑。

「你瞧見沒有？」夢蘭輕輕的問。

世義點點頭。

「誰呢？」

「你也瞧見，不說罷。」

「一個是碧螺……，」夢蘭笑了笑，「還有一個是石橋村借船給我們的那個許老頭的兒子……！」

「你知道就是！」

「但是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四喜！這倒是一段好姻緣！讓我們作個月老罷！」

「別缺德！」夢蘭禁不住又在世義的手臂上擰了一下；「人家是規規矩矩的朋友，就像你和我一樣！」

世義又笑了笑，心裏想，這話太勉強了，他有一句話，這話可說不得，時間也不容他說，因為他們已經到家門了。

家——這是一個流浪的家，他們踏進虛掩着的大門，穿過一個天井，就到泥廳上來，泥廳上用簾蓆分成了四間，靠左手起的第一間，是老爺子和太太的房，依次而下是世仁夫婦的房，再次是月姨娘，世靜，世貞，夢蘭，碧螺合住一間，靠右的是世義雙虎和四喜又合住一間，現在其餘的三間都已經熄了燈，惟有世義的房裏還有燈光，他們走了進來，夢蘭搖了搖手，然後向自己這邊指，又向世義那邊指，世義懂得她的意思，那是說，大家回去睡覺，世義點了點頭，兩個人就在跨進泥廳的時候分了手。

這一宵，夢蘭回去睡覺，無事可表，世義走到自己的房裏，他發現了大哥世仁也在這裏，雙虎也沒有睡，他坐在木板床上，兩手支着下巴，凝視着坐在板桌旁邊正在伏案

作書的世仁，當世義進來，雙虎側過臉來向他瞧了一眼，世仁也停一停筆，仰起臉來看一看世義，但是沒有話說，他依舊低下頭去寫他的信，世義悄悄的走過去，他靠近世仁的旁邊坐下，他注視着世仁手裏寫的信，這一封信是寫給何師爺的，他一字一句看去，看到半中間，禁不住抬起頭來問雙虎：

「雙虎！你要回去？」

「是！我要回去！」

「你明天就得走？」

雙虎搔一搔頭皮，苦笑了一下。

「不走也不行……。」

這一句話，世義是懂得的，他看到世仁寫給何師爺的那封信上，一千萬個火急等着錢用，世仁雖然在專心寫信，兩條眉毛皺得緊緊的，他心裏的痛苦，流露到臉上來，但他一個人的難受，連帶世義也難受，好容易寫畢這封信，把筆一丟，無聲的歎了口氣，兩肘撐着板桌，兩手支着下巴，他正在想——正在從這個沒有辦法的環境裏，想出一個辦法來，大家都不敢打岔他，就憑他眼睛對鼻子，鼻子又對了心，想——想——想想，永遠的操勞着這個不能再操勞的心，何怪他眼睛陷下去了，兩頰也瘦削了。世義凝視着他，這一張蒼老的中年人的臉，不信有這樣的可怕，他現在才懂得，生活的擔子，是不容易挑的，尤其是他們這個家，是一個只有面子沒有錢的家。當家的，只有吃力，

而不會討好，過去是這樣，現在是更難。世仁年青時的影子，世義還記得清楚，他覺得大哥的青春期，消逝得實在太快，憑他的年紀，他不應該有這樣的老，但是他老了，是生浩把他磨老了。在這個時候，他簡直想不起一句安慰的話，他也明白，憑這些空洞的話，對於事實又有什麼益處呢？世義正在想這個，而世仁所想的又是那個，他們所想的完全不相關，世義是不着邊際的空想，而世仁所想的，他正是要着手做一件事。

「我想還是照我這個辦法！」半天，他抬起臉來，對雙虎說，雙虎微微的點了點頭，他靜聽世仁以下的話。

世仁却僅僅說了上面的半句，以下他又躊躇起來，抬起臉，凝視着雙虎，他似乎又跌落到沉思的大海裏，儘管搔頭皮，皺眉頭，他並沒有想出所說的那個辦法。

「大少爺！」雙虎說，他的聲音很沉着，這老人的話，永遠沒有開過玩笑，而且達到什麼事，不管就罷，一管就是那樣的堅定和負責，這在陳家上下一般人，都是信任得過的。現在他一開口，別等他以下說的是什麼，世仁和世義都知道他是有辦法的。

「唔！」世仁從沉思裏醒悟過來，「我簡直想不出一個好辦法，放你單個兒回去，我總覺得不放心！」

「你不能這樣思前想後！」雙虎堅定的回答：「凡事就是這麼着，沒有做，不會成功，太多想，更不容易成功，我們是說做就做，說走就走！」

「但是——你一個人走……。」

「憑我這個乾癆老頭子，怕什麼！」

「我想……」世仁頓了一頓，「我想我跟你一塊兒走，有個伴兒！」

「不行！」雙虎搖手，然後又搖頭，他堅決得好像一扇緊閉了的鐵門，連一點水都潑不進去，「你們是嬌生慣養的，吃不得這個苦，連四喜我都不放他跟我走，就是我一個人走，我準能到家，到家以後，我和何師爺會了面，籌到了款子，我準能回來！」

「你不坐船，這一條路不會錯嗎？」世仁又憂慮起來。

「不會錯！我年輕的時候，上山販牛，這條路少說也走過七八遍，不會錯，準不會錯。」

事情是這樣的決定了，雙虎的固執和肯定，使世仁稍微放了一點心，世仁把板桌上的信紙摺好，塞到信封裏，然後把那封信又送到雙虎的手裏，雙虎接了過來，他識不得多少字，不用看，就往腰眼裏的搭鏈袋裏一塞，世仁遲疑了半晌。

「我的話你都明白？」

「明白！我都懂得！」

「你跟何師爺說，要是跟田戶借不到，我願意賣，至少我得賣個四五百塊錢，才好過去。」

「你放心！」雙虎笑了笑，「我空手回去，終不能空手回來，多少我得給你帶回幾個錢來！」

世仁也笑了笑，這笑——近幾個月來，在世仁的臉上，那是稀有的事情，他並不是表示心裏的愉快，至少這個笑還滲雜着一點苦意，他是感激雙虎，這種感激，他又容易拿言語表達出來，他是無可奈何的笑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雙虎就走了，他沒有坐船，就憑兩條腿，從太平村到家，少說也有五六十里的路程，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他把自己的力氣估計得太高，而且路上保不定就平安無事，過後兩天，世仁不免有些懊悔起來，但是要錢的焦急，在於他，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這裏，他絕對沒有法子弄錢，除了雙虎回去，簡直沒有第二個辦法了。

然而不幸運得很，十天以後，雙虎就回來了，他帶回來的是並沒有叫世仁失望的錢，但是不多，因為田賣不掉，收租的時候還沒有到，何師爺已經死了。這些錢，是憑雙虎的面子向幾個頂有交情的佃戶化弄來的。世仁拿到這些錢，正像是乾池裏待斃的魚，得到一點水，雖然這一點水，實在是可憐得很，經不起太陽一曬，立刻就乾的，他顧不到這許多，以後的日子，他不能想，橫豎終比雙虎不帶回來，那是更不得了，錢儘管少，終比沒有的強。

除了這，他們又得到一點家鄉確實的消息，他們知道這個家果真沒有毀，但是不像想像的那樣完整，外表固然沒有毀，裏面的門窗和動用傢具什麼都丟了，這消息應該使得他們痛心的，不過雙虎透露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把縣城裏一條大街炸毀的情形，說得

更慘痛，有了這樣一個對比，他們覺得這僅存的屋殼，還是僥倖得來的。

他們知道了許多，何師爺是死在槍裏的，夏如炎真抖起來了，他現在是穿得好，吃得好，而且是住得好，雙虎說到他，淡蓮也在旁邊，她微笑不說話，誰都瞧得出她臉上塗着驕矜的色彩。眼睛在提著過去的舊事。

消息太好了！雙虎最後提到曹姑太太，曹姑太太跟他們的四爺已經逃到上海，而且她有信帶到縣城裏來，敵人佔領了這些地方，正在極力的粉飾太平，火車已經通了，航船也有了，世仁扳起指頭估計着：

「我們在年底以前可以回到家去！」

世義在旁邊笑了笑，他在人叢裏沒有看見夢蘭，雖然雙虎的話沒有斷，但是世義已經走了出來，他去找夢蘭，他去報告曹姑媽在上海的好消息。

第八章 表姊和表弟先走了

自從雙虎回來以後，他們在太平村大約又住了一個多月，那個時候，外邊的情形似乎更安定一點，一部份人是給皇軍的大東亞思想麻醉了，他們簡直想不起自己是中國人，他們把敵人當作了主子，這些上看，先烈的血是白流了。不說旁人，眼前他們最熟悉的夏如炎，那就是一個十足道地的奴才，然而世義是原諒他的，他本身就是一個無賴。在過去，他是社會的渣滓，要沒有這一回的侵略戰，他也許連生活都無法維持下

去，這一回，時世給他造成這樣一個好機會。他是敵人手下養養着的一條狗，這一條狗，真太幸運了，它讓人家瞧得起，讓人家捧起來，吮吸了許多人的血汗，而許多人還是笑面相迎，一點也不抱怨。他有勢力，他可以左右一個人的生死，在縣城裏，提起夏如炎，至少在表面上是歌功頌德，說他是地方上的一個救星。

這種消息，往往是很容易的傳到太平村來，淡蓮不用說，她太高興了，她根本不會想到「漢奸」兩個字，她太幼稚，她不大瞧得清事情的正反，她只知道享受，然而世仁 and 老爺子似乎也太糊塗，他們不應該連這一點智識都沒有，竟把個夏如炎也捧上了三十三天。這一點，使得世義痛心，他覺得人心已經死了。一連幾天，大家一聚攏來，所談問題的 center；便是夏如炎，憑了這一點勢力，大家都想回去，他們是有了護身符，那怕是東洋人的世界，什麼都沒有問題。

他們是早該走了，不能走的緣故，却單爲了老爺子一個人，老爺子自從中秋一病以後，身體到現在還沒有恢復，他不能坐船走長路，因此議定了的動身日子，往往到了臨時，老爺子身體小小不舒服，又祇得延擱了。

他們是要走沒有走，世義和夢蘭嘴裏並沒有說走，但是他們却真的走了，當老爺子們每天在商議走的日期，世義和夢蘭暗下裏也在商量走，他們不是回家去，他們到上海去，這一條路，雙虎已經告訴他們，現在航船已經通了，火車也通了，交通問題一解決，實在是便當得很，他們只須坐一次船，再坐一次火車，一天的時間，就可以立刻到

上海，他們商量了三天的時間，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就是這樣決定了。

那天吃過了晚飯，夢蘭悄悄的回到房裏去，整理一下東西，她走到房裏，看見世靜躺在在床上，她並沒有睡着，兩手交叉着枕在頭上，睜着眼睛看天花板，似乎是想心事，夢蘭進來，她才驚醒着坐起身子。

「二表姊！你老早就睡？」夢蘭笑着問，她今天的說話愉快得多了。

「不！」

「那末身子不好過？」

「也不是！」

「我瞧你有點兒氣！」她笑得更可愛，而且是更問緊一步：「是那一個給你氣受！」世靜忙搖手，又指着門外，叫她不要說下去。

但是夢蘭還有點孩子氣，她不會就這樣罷休，原來她坐在自己的床沿上，正在整理着床上散放着的衣服，就憑世靜這樣一個動作，她就丟了手裏的衣服，走到世靜的床邊，挨身坐了下來。

「你說！是那一個？」她聲音說得很輕，一面又做手勢，她先伸出一個小指頭，然後又伸一伸大姆指！「是她？還是她？」

世靜是懂得的，她的小指頭是代表月姨娘，大姆指是代表大嫂子，平時他們提到這兩個，往往就拿這兩個指頭代表，世靜不由噗哧一笑，執着夢蘭的手臂搖撼了幾下：

「你別冬瓜瓣到茄門裏，誰也沒給我氣受！我懶得很！」

「你懶嗎？」夢蘭笑了笑，「我知道！」

「你知道些什麼？」

世靜說着話，撐起半個身子，要想把床頭几子上的菜油燈捻亮一點，但是剛撐起身子，夢蘭就一手把她按下，隨手就把火焰捻亮了。

「不說也罷，只怕一說出來，你要撐我的嘴！」

「大約不是好話？」

「但是也不會壞話！」

世靜輕輕的在夢蘭手臂上撐了一下，笑着說：

「你就不用說罷！」

「我沒有說，你就撐我的手臂，要是說了，嘿！其實也是一句很平淡的話……。」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我瞧你的神氣，好像是在想念一個人，這個人可遠得很哪！」

世靜是預料她說這個話的，雖然沒有指名指姓，但是除了孫勇立，還有誰呢？一個女孩子，要是有人提到她的未婚夫，除了那些受過新教育的女性，那是無所謂，像世靜這樣的舊式女孩子，不論她心裏怎樣想，表面上，她是不依的，她掙扎着撐起身子，伸過手去，要掩住夢蘭的嘴，夢蘭的動作更快，身子一閃，立刻就避開了，她掩到門角裏，笑彎着腰說

「我知道呢？我沒有說，你就擰我的手臂，現在我剛說一個因，你就不依了，得啦！我們不談這個，二姊！我告訴你另外一個消息！」

世靜一手理着鬢髮笑道：

「你天天有這麼多的消息，是誰的消息呢？」

「是我！」夢蘭指着自己的鼻子，重又走到床邊來！她坐到床沿上，兩手按住了世靜的兩個肩膀，世靜倒有點疑問，怔怔的看着夢蘭。

「是你？」她多少有點不信任，重又問了一遍，「你有什麼消息？」

「我嗎？」夢蘭笑了笑，「我告訴你，我明天就得走！」

「走到那兒去？」

「到上海！」

世靜搖搖頭：

「我不信！」

夢蘭笑道：「你不信也罷，橫豎我明天是走定了！」

「你一個人走，爸爸允許你嗎？」

「還有三弟！他也打算走，至於舅舅那方面，三弟正在跟他說呢？」

「也許是不會允許罷！」世靜遲疑的說，她老是不信任夢蘭的話，但是事情却非常的順利，當世靜正在搖頭，世義和世貞兩人悄悄的走了進來，他們滿臉帶着笑容，一見

夢蘭，世義便一拍手掌，笑道：

「成！」

「怎麼樣？事情成了嗎？」

「你快過去，老爺子有話跟你說！」

「怎麼樣？舅舅究竟允許不允許呢？」

世貞笑道：「你不用問，瞧三哥那副神氣，一點問題也沒有，不過蘭表姊，你得給我求個情……。」

「這怎麼說？……」夢蘭倒愕然。

「我也想跟你們一塊兒到上海去，但是老爺子太太都不答應，你得給我求個情。」

夢蘭得了這個難題，一時倒躊躇起來，世義在旁邊插嘴笑道：

「四妹！你別轉這個念頭罷！老爺子決不會放你走的，這話請蘭表姊去說，這不是叫她為難嗎？因為你去的沒有名目，要不是我藉着送蘭表姊的名目，老爺子也不會放我走，你不是聽見他說嗎？他叫我送到上海以後，馬上要回來的。」

世義攔住了世貞的話，世貞當然没法再懇求他們，她心裏是多麼難過，差些兒吊下淚來。現在他們打算到老爺子房裏去，臨走的時候，夢蘭回頭去看世靜，世靜依舊斜倚在床上，閉着眼睛，她似乎又落入沉思的大海裏。

「二姊！」夢蘭走過去握住她的手臂，笑着說：「你身體不舒服，有點睡罷，我們

以後在上海會面！」

世靜睜開眼來，兩顆晶瑩的淚珠，不由自主的掛了下來，這使夢蘭覺得驚奇的，她猜不透世靜的流淚究竟爲了什麼，剛才還是好好的，她一下子不知道得了什麼感觸，無端的流起淚來，她怔怔的瞧着世靜的臉，半晌說不出話，然而世靜的淚珠，不流便罷，一流就像是河堤決了口，一時竟堵塞不住。

「二姊！二姊！你是怎麼啦？」夢蘭輕輕的搖撼着世靜的身子，俯下身去問。世靜搖着頭，她從枕頭底下摸出手帕來揩眼淚，世貞在旁邊，瞧着世靜這樣一個光景，她忽然想起自己的心事，不由也流下淚來。

夢蘭心裏是明白的，她們兩個人的哭，多半是爲了她的走，她們相處四個月的時間，這一點永遠不會磨滅的感情，留在各人的心裏，但是現在夢蘭走了，她不能不走，真到臨走的時候，覺得又依依不捨起來。

一個人的心理，有時是矛盾得連自己都說不出來，夢蘭在陳家住了這些時間，她簡直不發生一點好感，簡直沒有一點留戀，照說她是走得很愉快的，但是真到臨走的時候，她心裏又說不出那一種依戀的感覺來，她恨透了大嫂子，但是除了大嫂子以外，世靜世貞以及舅舅和舅娘，平心靜氣的說，對待她一絲兒也沒有錯，她們之間，她和世靜世貞的感情，特別的濃厚，四個月相處在一塊，有許多地方，她們是同病相憐，而夢蘭的痛苦，究竟比她們要少得多。世貞却常常要受氣，世靜除了受氣以外，她的憂鬱和失

望，旁人又不大明瞭，她們好像是關在同一半獄裏的犯人，現在一個犯人快要釋放了，而同牢的其餘兩個，眼瞧着將要走的一個，這心裏的痛苦，那是理所必然的，然而將要離開牢獄的一個，在未走以前，每天是咀咒着，現在真的走了，她忽然又感覺到牢獄的可愛，有點依戀起來。

這譬解對於她們是很合適的，夢蘭正像是一個將要釋放的囚犯，她在臨走前的一夜，把一向憎惡的環境，却又有回了回味的價值，現在世靜哭，世貞又哭，她覺得自己走的真太急了，一時也止不住心裏有點酸痛；眼淚隨着也掛了下來，世義在門口等，他等着夢蘭一塊兒去見老爺子，但是夢蘭却没有走的意思。

「這怎麼啦！你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夢蘭一聽世義那種毛焦火辣的話，忙抽下脅下的手帕子，揩了揩眼淚，她勉強裝出笑容來，伸過手去，又搖撼了幾下世靜的身子，很溫和的說：

「二姊！你別這樣！你一哭，我心裏就難過！」

世靜在枕上點了點頭，她也抽出手帕子揩了揩眼淚，那麼無可如何的笑了笑：

「我太傻了！其實人生是總有散的一天！」

她說得真太雅了，世義一聽，禁不住要想笑出聲來，心裏想，這些話，不知道她從那兒學來的。

「是呢！」世義立刻就笑着說：「二姊既經懂得這句話，心裏也就不必難過，橫豎

人生是要散的！」

他重覆一遍世靜的話，他風趣得很，不但說，而且還要做，大家瞧着，真像是他在表現電影，因為電影裏常有這樣的動作，大家的眼淚還掛在臉上，就憑他這樣一動作，禁不住都笑了出來：

「三弟！」夢蘭一面揩眼淚，一面笑彎着腰說：「你這是在念台詞！」

「二姊不是也在念台詞嗎？」世義笑着說。

世靜讓他們這樣一取笑，紅起臉來，她好久說不出話，半天：

「你們別取笑我！我什麼都不懂的。」

「二姊真有意思！」世貞也揩着眼淚說起話來了，「你聽！她肚子裏真有不少東西，一說出來，就是那麼文藝腔的！」

世靜可糊塗了，她不懂世貞那些話，她從床上坐起來，要想走過去擰世貞的嘴，世貞太伶俐，她忙躲到夢蘭的背後，讓夢蘭去擋住了她，不讓她過來，世靜走不過去，也就罷了，伸起手來，理了理鬢髮，微笑着說：

「好人真做不得，你們都來作弄我！」

「不是的！」世義笑着說：「要沒有我在中間一打趣，我瞧你們要哭到天亮才收場，現在大家該好了罷！我說！二姊，你這句台詞我還得給你修改一下。」

「你還是取笑我！我不愛聽！」

「你不愛聽，我還得說。」

「你說罷！」世貞搶着說：「可是我求你一件事情，請你說就說，再不要表演，因為你一表演，就叫人家惡心！」

這話說得又使大家好笑起來，世義却板着臉，站到夢蘭的身邊，他一擦袖口，伸出一個食指，蓬蓬的指着世靜。

「我說二姊這話還有點語病……。」

世貞又攔住他道：「請你不要掉文！」

「唔！有點毛病！人生是終有散的一天，如果不是死別，我想不會就散了完事，散的反面是一個聚，二姊的語調太悲觀一點，她只會這樣想，不會那樣想，蘭表姊現在走了，她是會來的，而且是一定會來的！」

這一回，他並不是在表演電影，他換了作風，簡直是在演說，他說到蘭表姊會回來，重覆到第二遍，握着拳頭，在空中擊了一下，聽他說話的人，禁不住都抿嘴微笑起來，世義被她們一笑，以下的話就沒有了，世貞更風趣，一瞧世義沒有話，她就站到世義的旁邊，臉向着夢蘭和世靜，微微的一鞠躬，說道：

「完了！」

這一下子，使人出乎意料的要笑，而且是笑出聲音來，屋子裏憂鬱和陰沉的空氣，現在却顯得愉快和活潑，世義就在笑聲裏，他一伸舌頭，悄悄的走了，夢蘭揩乾了笑出

來的眼淚，握着世靜的手臂，搖撼了幾下：

「你瞧三弟和四妹做的好雙黃！」

世靜依舊合不攏嘴來，她想想又笑了起來，她的臉上也有眼淚，但是這個眼淚，和剛才有點兩樣，也是笑出來的。

這使夢蘭是猜不到的，剛才那個情形；她覺得二表姊真太憂鬱了，幸而是世義會得引逗，引逗得她們這樣的愉快，她在臨走前的一夜，表姊妹間盡情的笑了一回，這是使她很高興的，她不敢再提走的話，當她要到老爺子的房裏去，她也極力避開提到那件事，她僅僅向世靜說：

「我們晚上再講笑話！」

世靜却懂得她是去向她舅舅告別了，心裏雖有許多的不是，但是嘴裏不敢說，臉上也敢做出來。

夢蘭從世靜的房裏走出來，然後和世義到老爺子的房裏去，那時候，老爺子已經睡了，但是他沒有睡着，他躺在床上，清瘦的面孔，灰白的頭髮，自從一病以後，比四個月前更蒼老一點。這房裏，除了太太以外，月姨娘也在，世仁夫婦也在，房間本來不算大，對面兩張床，當中一張小半桌，再要聚上這許多人，空氣就覺得有點不甚暢通。房裏的燈光又黯淡，再加上世仁斜躺在對面的床上抽鴉片，那股子烟味充塞到鼻子裏來，叫人難受。夢蘭走到房門口，一瞧房裏的情形，要不是世義已經走了進去，她真想回身

就跑，然而今晚大表嫂夏淡蓮對待她竟例外的客氣，一見他們進來，一臉子笑意從床上站了起來，這面孔對於夢蘭真太陌生了，她從沒有見過大表嫂有過這樣的好臉子，心裏不免有點疑惑，她疑心她另有什麼作用，然而瞧她的樣子，又像是非常真誠的，夢蘭倒弄得不好意思的向她笑了一笑，慢慢的走到房裏，淡蓮握住了夢蘭的手，讓她在床沿上坐下。

「我聽說你要到上海去，這話真嗎？」淡蓮很和霽地笑着問，這樣子也是夢蘭平時是難得看見的，在這種出人意外的遇合，夢蘭更不好意思，她又微微的笑了笑。

「是！明天打算走！」

「這一條路能走嗎？」

世義插口道：「能走，火車已經過了！」

他們剛說到這裏，老爺子微微的呻吟了一下，然後兩手撐着床沿，微微的動了動身子，他側過臉來，先看世義，再看夢蘭，他的身體似乎很衰弱，精神也不好，但是他要說話，他向世義和夢蘭招了招手，意思是叫他們走到床面前來，夢蘭和世義祇得走過去，他們分坐在床邊的矮竹椅上，老爺子先看了夢蘭一眼：

「蘭小姐！你明天打算一定走？」

「舅舅！我想走了，在這裏打擾了這麼多的日子，心裏真有點過意不去！」
淡蓮聽了這話，微微一笑。

「蘭表妹！」她說，「你別說這話，舅舅家裏不當你個客人，只要你不要嫌怠慢，住上一個一年半載，那也沒關係，可是時世不太平，東逃西躲，叫你住得不舒服，我們的家境，姑媽是知道的，你大表嫂真是像巧媳婦做不出沒米飯來，怠慢了你，你在姑媽面前，要和老表嫂特別包暱才是呢！」

她這些話，是說着笑，笑着說，夢蘭看來，不像是生氣，也不像是刻薄，她覺得大表嫂真太會做人，她會叫你笑，她會叫你哭，她把過去惡劣的感情立刻扳回來，使得夢蘭留一個好印像，夢蘭聽了這些話，對於大表嫂，的確比過去好感得多了。

老爺子想說話，讓淡蓮在中間搶白了一場，他又閉起眼睛來，淡蓮的話說完，他重又睜開眼睛，無力的看了夢蘭一眼，「其實呢！」他氣喘喘的說：「我們是一塊兒來的，大家還是一塊兒回去，好在我們也快要走了！」

隨着老爺子的話，太太和月姨娘也是一樣的主張，夢蘭低着頭，聽他們三人一樣的話，一時倒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她手裏拿着塊手帕，就攤在膝頭上捲了起來，又放了開來，放了開來，又捲了起來，半天半天，她才抬起頭，微微的一笑。

「聽說路上很太平，我一個人先走也不要緊！」

「你一個人走不得！」老爺子斬釘截鐵的說，這話叫夢蘭是大失所望，但是老爺子以下還有話，他說：「你真要走，讓世義送你去。」

夢蘭禁不住的笑了，她手裏的手帕子搓得更忙。

「但是三表弟不覺得辛苦嗎？」她僅僅這樣說，並沒有推托。

「沒關係！」世義笑了笑，他也對答得很好。

事情好像就是這樣的決定了，這一回，夢蘭是非走不可，大家也無法挽留她，這些虛文俗套，大家都不談，他們一談就談到這條路的問題，世仁大半天沒有話說，他抽完了烟，才從床上坐起來，發表他的意見，他的意見，對於這條路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他們商議的結果，決定明天一大清早叫雙虎搖着許老頭子的船到鎮上，然後搭上早班的航船，再到另外一個小鎮，這小鎮啣接着滬杭鐵路，可以直達到上海，然而世仁的意思，以為先到家，因為家鄉還有一個夏如炎，他多少可以照顧一點，世義却拒絕了，他不願意見夏如炎，他也有理由，因為到了家，恐怕當天趕不到上海，世仁當然沒法駁掉他的理由，只得由他們的計劃去做。

這一晚，大家對於夢蘭都像發生特別的好感，尤其是夏淡蓮，她把過去的醜惡，極力的掩飾乾淨，她叫世仁拿出二十塊錢交給世義，算是路費，這種事情，在往常是絕對不會有的，這使夢蘭特別的不好意思起來，因為到上海的路費，她自己身邊還有，她不好意思拿大表嫂的錢，但是大表嫂的感情，叫她又無法拒絕。

他們從老爺子的房裏各自回到自己的房裏去睡覺，夢蘭沒有多少的行李，她僅有的幾件衣服，一個小包裏也就夠了，世義根本沒有東西，老爺子叮囑過他，叫他立刻就要回來的，他以後回來，不用回到太平村，就可以回到家裏，因為其餘的人，在十天以

內，也都要回去了。

夢蘭睡得很早，但是左右總睡不着，睡在對面床上的世靜，也跟她一樣，雖是睡在床上，兩隻眼睛老是睜得大大的，她們的話是談夠了，不願再繼續談下去，然而偶然一個翻了個身，一個在無意之中打了個呵欠，兩個人不知不覺又接上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話。

這一晚，她們簡直沒有睡，天剛亮，夢蘭就起來了，接着世靜世貞世義也起來了，其餘的人差不多都起來了，他們胡亂吃了一點東西，就打算走了。

除了老爺子以外，其餘的人都送出門來，月亮還在頭上，四野的雞聲都在響起來了，十月的風，吹到身上，多少有點寒意，然而大家心裏的熱情，使得夢蘭是感激的。

世義和夢蘭下了船，雙虎解了船纜，裝上了櫓，船就流到河中央，順着潮水，船是開始走了，夢蘭也開始走了，她一向咀咒的環境，一向咀咒着的人，在今天特別的依戀和可愛起來，太平村——她總算來過這一回。山上的茶菊和太湖石，她至少已經撫摩過幾百遍，這些沒有靈魂的植物和岩石，今天她也發生了濃厚的感情，她禁不住掉下淚來。

但是她不能不走，理智控制着她的感情，她抱着一個極大的希望，到上海去，開拓出一條康莊大道來。

△欲知本書以後情形，請看「劫後桑田」。▽

